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如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鈞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曹希焜

四如集卷三

宋　黄仲元　撰

蒙古字學題名記序

蒙古字學者何上之人所以達書名於四方也是學也以韻起字非以字起韻韻耳學字眼學（解二學字）韻有經緯字有子母正未易精也學之所何莆地褊小以舊廣文館為之禮殿頖（泮字）宫居其左可以觀俎豆可以邇弦誦肅如也學之齋何齋有四曰同文者今天下書同文也

曰正心者心正則筆正也曰升俊者升於學曰俊士也曰興賢者考其藝而興賢者也孰書之又孰名之翰林直學士雲溪張公也孰董之博士黃夢舉則行甫也學其學者誰國之貴遊子弟與秀才之能為士者餘五十員學是學者復其身設科為最優藏於斯修於斯（學記曰藏焉修焉時教必有正業）毋苟免學是學者必以時術業然後專用而志凝而神毋自欺口試宜熟墨試宜精日課宜密月課宜最（皆說字學之要法）尚書御史實繇玆選（漢蕭何草律著法曰試以

六體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徵令而比試也之勸戒而糾之必有籍雖然字藝也學道也無藝無道無道無藝古人小學教以六書形聲假借一一皆理六經中有奇字有俗字有讀如某字有平音有側音又讀如某音而一字或該數義君子之道孰先孰後藝云乎哉此說字學皆道表點之語語也魯辭之令令也表點之旅語魯辭之令弟子詳見莆田廟學記告而諸生字字從子謂字之字從子也學字從子學之字亦從子也事父母則為人子必孝侍先生則為弟子必恭循天理則為君子必義孝

者恭者義者皆籍非斯人者勿籍此二句應上必有籍句

題漫翁林春山草韻序

歲辛巳冬十月漫翁草韻成漢黄門令史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謂之行草出示黄淵天叟開卷詭韻書作佹然蔚然似清臞似峭勁實精密實妙巧盤屈迴斡字字中度叟曰何不書急就司馬相如亦作急就章韻即廣韻中一東等韻計二百有六何不作文選文選周河潔所集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古衆而不下乃逸而走翁曰隨人作計恐終後人叟又試翁平上去入字凡若干與若干韻翁應聲答韻二百有

六字一萬七百有奇世間萬書橫寫豎寫詞人墨客長歌短歌盡在箇裏叟服翁敏口呿(音嘔)而退又一年翁序引成來徵叟文諾未上藁又一年翁索叟逋(不還曰逋)叟乃語翁書六藝之一形聲六書之一藝也(六書一象形二會意三諧聲四指事五假借六轉註)有道馬習之童丱皆能不習老宿亦難俗之趨科斗散軼易為篆隸(蒼頡觀鳥迹而成字周史籀變科斗為大篆李斯取籀省文為小篆秦字多用篆難成程邈獄中改籀文省為隸)草書之變迺始秦末(一段)氣之殊風土不同操(仄聲)音亦異切韻之學來自西北(一段)世有

秦有周而字書不能少異乎秦地有東西有南北而韻學不能不祖西北一段漢以來至于今皆然前乎此識古文惟一揚雄揚雄作訓纂嗣續蒼頡中重之字凡八十九章後人大類朦瞍然一法通萬法變草雖便急速視壁藏猶彷彿萬分之一一段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壁中尚書論語孝經山堂皆科斗文字前乎此識古韻惟一韓愈後人如調啞鐘然一音通百音叶韻雖約以四聲視傍韻四聲平上去入皆可出入一段翁雖後千年生於草書猶可以想禽獸蟲魚草木之羣態與雷霆風雨山雲之萬狀

而意在筆前筆隨興到說草字於韻書猶得因翕闢清濁之異翕闢如開口合口撮唇開唇蹴舌垂舌等十四聲是清濁四聲各有輕清重濁縱橫經緯之妙別字義訓讀之名字義訓讀即訓詁杜林有蒼頡訓詁李斯三倉訓詁而醉後入吟吟時入腔說用韻草韻之所以作與此句總管昔曹景宗不解書又不喜問率以意造晉帖操多作摻百寫類七時師惟不曉音故不識字當走筆時波戈點畫豈能一如古法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草韻所以作與一段叟又嘗攷漢初蕭何草書

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誦也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是時未有韻書所諷者何抑蒼頡爰歷博學章與又試六體六體即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迺皆古文奇字古文即蒼頡所作繆書即摹印漢興諸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有杜伯度崔瑗崔實稱工張伯英轉精巧闕篆隸繆蟲古文奇字篆隸繆蟲即六體又不教以草書何也或秦草未落人間與翁此書與篆隸韻並行恐與漢初不合翁曰第書之以俟後身張芝魏張芝善草書嘗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時稱曰張芝筆叟迺筆翁問答于集端旨

癸未皐月端午（爾雅五月為皐）

鄭雲我存藁序

唐人語言妙天下者莫若韓柳氏韓以李漢一序傳柳以劉賓客（禹錫）一序傳二序之所以傳者序乎文也文者天地之正氣亦天地之奇氣天地間惟正人能養天地之正氣故其文正韓氏似之惟奇人能發天地之奇氣故其文奇柳氏似之柳之醇正固不及韓柳之奇崛亦韓所不及天對文義聱牙難讀山水諸記出語崔嵬似

窘音儋拘也邊幅若段太尉秀實逸事狀老史筆當避三舍晉問峭拔高妙夐出魏晉南澗田家等詩絶有淵明風味以上皆柳文回視淮西碑中丞傳後敘鰐魚文毛穎傳南溪秋懷以上韓文前後差相頡音纈頏音杭其與韋中立書論作文源委一一有所自來柳殆如答李翊與誨館下諸生時韓政未可少柳而多韓韓亦正患不能奇柳亦正未易步趨也公文酷似柳故甚取柳以韓不及柳之奇也吾友雲我芳年韶妍凌霄一武墮謫人間歎滄海之為桑田醉六經而營四海於

易獨論筮變占以測天機之乘除於史專論漢蜀晉以閱人世之新故於人則論箕子子車以明道統之絶續韻語掀罷倒鯨散上聲語峭崖怪石對語崢水擲戟紙上皆見音現光怪前無俗人號文章家余嘗以雲喻雲之文或如玉葉或如氷紋或如車蓋或如魚鱗千態層層萬狀紛紛不能皆長空萬里一匹如練也而行者行止者止去自去留自留此雲之所以爲雲而雲我之所以爲文也未知雲我悟入得之韓與得之柳與正乎奇哉奇

乎正哉予猶省童丱時君家世父（伯父曰世父）方叔以書贄迂齋樓公問古文法樓復書曰學古文難識古文滋難子讀世本國語戰國策否又讀易爻辭書盤誥禮檀弓內則否方叔早年文聲儠儠（音獵說文長貌）氣吞學館惜其人與可傳者不得而見見方叔猶子雲我亦奇人也文惡乎而不奇韓柳而上更有人在雲我文豪未已方將余無一毫可論序何可傳然雲我之文傳余之序亦傳余之序傳雲我之文必傳載之末年附之青雲又一奇事

余名淵天叟字雲我中外表序敢辭

鄭雲我孔子年譜序

夫子儒之祖也儒而不知譜其祖恐如晉公之不知以并官氏對矣夫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而公穀書於前一年年已非月亦訛左氏又不書三家胥失之譜夫子惟司馬遷之史徵世家年表多相乖忤然於魯書夫子本末最詳深矣乎惜乎史遷亦未修之史也後乎此編年有書東家雜記有書今鄭君又有譜是譜也首以鄹

大夫二事壓卷前書之所未有謂儀封人請見為由魯適衛時謂魯公問政及答季康子數問皆歸魯以來事此見又確謂夫子未嘗師郯子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斯言非知夫子者此論又高雖然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此吾夫子自作行狀以僕觀之留而殿在後曰殿於卷之左方鄭君曰何如

講春秋序

談經難談春秋尤難高妙者誕幽深者晦新奇者巧皆

非也記經解〔經解即禮記篇名屬辭比事即經解中有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之句〕雖非孔子語屬辭比事直勘得破孟子事文義三語〔即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三語〕一大斷案汗漫如莊周只把道名分說最直截馬遷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諸儒之說出其辭費矣費則差差則害道徐賾發題〔賾字文遠唐高祖幸國學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風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偏舉先儒異說分別是非乃出已意折衷不知合乎夫子也否孫莘老〔即孫覺〕與一時名勝為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臆說其間卓然獨見者為誰胡

曰編年先經後傳柳仲塗欲贈一劒意尊經也程伊川
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却又親筆未知何以窺聖
人用心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夏時冠周月之
論至今可疑朱晦庵從諸先生長者聞春秋義例終不
敢措辭獨於大倫大法為有感焉陳止齋欲著後傳於
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自隨似不草草謂書王存周正
未免又落科臼林艾軒主春秋無褒貶太虛即六經若
何而求春秋鄭夾漈曰春秋者先後倫理之書而謂春

秋意出魯史非出於仲尼殊不可曉信矣春秋未易談也某老矣無聞舊讀遺忘兹辱朋友頗相磋磨仰觀天道俯察人事欲以春秋溫習何如又嘗聞綱山麥斜福清林清之學可號綱山有綱山集麥斜仙遊僧岩名講衆以春秋請山曰經未可遽言當自傳始舍經讀傳恐不就綱領處看敢質諸同志曰可淵時乎此當繹所聞以求是正

通志序代憲使孫澤

山川出雲開必先也屋壁科斗藏有待也曷先乎人先

時而已生曷待乎書待時而後出宇宙趨新主上右文
崇儒以道化風四方東宮濬哲仁孝以好學聞天下氣
數清明之會光岳賢哲之盛書於是時與人相值時乎
人也莆夾漈鄭先生著二十略外取歷代史粹（音卒）為一
書命曰通志某舊守莆求而未獲今茲省掾王某奉命
求書郡國是志與在數中鹽使方公出所寫本以授書
於帥府憲臺喜劇敦請博古之士鄭鉞陳子修刊謬正
訛某適弭節（音彌左氏左執鞭弭弓不以骨節曰弭）八閩從臾（音縱甬）茲事

晦者明隱者彰亦此書之當出與書乎書乎昔炬於咸陽文獻通考曰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炬于咸陽也咸陽秦都至漢而後置寫書之官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覆於底柱唐平隋王世充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以致京師經底柱舟覆盡亡其書至唐而後完庋音鬼書之目通考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則遺書之出信有時耶時乎時令其時乎人乎人上而甲觀次而翰林集賢國史院又次而行省帥憲二府非人孰能致之夾

滁先生多子長（司馬遷）之愛聯比詮次於前鄭陳二士以吏生（即劉向）之才校讎緝綴於後某於是賀此書之遭且知二士用心之苦遂書於集之右方年月日某官孫澤敘

忍經輯要後敘

忍之義二忍於我則律己之嚴不忍則忿不能懲慾不能窒矣忍於物則待人之恕不忍則疾之已甚亂也克己復禮忍於我也犯而不校忍於物也顏氏之子蓋兩

得之子畏匡則曰其如予何壞也夷踞則以杖叩脛來

幾日見長者則責以餔啜謂從者為竊則於業屨不怒

孔孟於此或忍或不忍自有權度下之世此義不明避

兄離母者豈為能充其類乎簞豆不得見於色者又不

若好名之人也無他矢人豈不仁於函人惟無是非之

心故無惻隱之心此忍經輯要所以為世戒也深且切

矣其餘夷白鄭叟詳言之

李氏家集敘

河東員嶠李侯倜之大父某父某國初之勞臣也然亦仁知人也度別_分也合之機乘事勢之會識權變之宜使玄黄者簞壺者侯服以附厥角稽首此豈孱夫弱子所能了在韓村則一邑之旄倪活在交城則三寺之黔黎活參陪行省轉輸蜀道則四川之兵民活是心所以不忍者何惻隱之心也他謀臣策士懷雲起龍驤_{晉王濬拜龍驤}將軍伐吳之想二父尚可為而不為未可已而_闕盡蹇之節_闕

商羊乎家居嘯詠乎犀浦_闕　上之

人難强以仕則暗合於道闕養可知矣闕嗇之齡或僅止下壽五十為下壽或未登五十羅闕之異又其昭明焄蒿之著也二父之勞之闕之智如此為子若孫論譔先祖德善功烈慶賞聲名於記有之侯所以自狀其大父行義年而請名於當世通顯者侯之父則宋某也銘二父姚某也趙某也傳二父者劉某序犀浦遐觀者劉某也具見集中侯若曰人生東西南北不常味人善於齒牙者極不過數十年歇矣銘藏諸幽集傳諸遠庶不

没没同煙雲變滅然後可以成二父之令名侯之思深矣侯之孝賢矣侯前集賢侍讀學士今中大夫南劒路總管莆四如老叟黄淵覽侯斯文欽誦舊德張中丞傳後敘張中丞張巡也李翰為傳韓愈為後叙以補其闕文載韓集段太尉逸事狀太尉即鄭雲我存稿篇云云柳子厚為之事狀文見柳集筆法亦不是過侯差可與韓吏部柳員外比肩矣於是為侯序於集之右方時至大己酉良月十月曰良月見左氏

姚野庵詩解序

心活動物也詩亦活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語者為上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一篇斷之以思無邪一語即詩論詩他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魯論耳齊魯韓毛四家出魯申公培齊轅固生燕太傅韓嬰趙博士毛公傳與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萇於序猶無所與鄭康成惟序是信叔世講師又出入毛鄭間眇跛相逐笑者孩之雖然語去聲初學者不為詁釋彼豈知或大或小或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此野庵詩解所以作

也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王謂風關雎鵲巢迺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迺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談詩只消如此平易野庵姚姓某名某字玉融之韶溪人

表兄陳可山序

昔人以山號者多然俱不過因其居焉名無擇焉近世有曰此山曰亦山曰自山於名擇矣或所居非山而名

軒與庭又皆取可之義今吾力行新築一室扁以可山
雖因其居名義亦兩得之吾仲敬字古弼序謂可山取退
之盤谷序語而首尾以不一到爲歎如退之新修滕王
閣記止五百五字篇終寄不盡意於言外也吾力行乃
又求一語於余余非子由豈解作賦使坡兄歎服然不
盡之意余尚能爲可山言之可止可仕吾仲敬謂善學
者學孔子不知子謂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則
止而約仕而樂惟體仁而盡性者安之何者山水外物

之可樂者爾非真樂也真樂之所寓而已來者爲其景而用其樂可山蓋用其景以寓其樂者也用其樂者山水之可樂者盡則寂寥之態生非山水能使人寂寥也其所以樂山水者僞故爾寓其樂者山水之樂在性之樂有之外物之可樂者相爲感發適然有契則好樂之所形在我而不在彼也然則可山之寓其樂於山其得夫子之仁與語曰仁者樂山可山仁者也故自山而觀之嶷嶷其高者皆胷中之故物反而求之巍巍其中者

亦雄峙之形著寂然不動者俱乎其靜也屹然獨立者同乎其壽也禽鳥之和鳴松柏之茂悅又與之均乎生息也仁根於性山觸於目四時有以契吾可山之樂則以我之可對彼之可而樂之自不能已也惟吾可山不知山之為仁仁之為山故時之可止於此山而處約可也時之可仕於此山而處樂亦可也真孔子之所謂無可無不可此可山之所以名可顔回善學孔子者用行舍藏夫子亦惟謂顔子而可而衆山之顛景山之趾似

不容屑屑乎其遊者回之志願至此呈露蓋亦自其心三月不違仁者得之耳吾仲弢勉可山以學孔子之可余獨許吾可山以顔子之仁顔子之仁師吾夫子之仁也故有問吾可山於余者余必以是對雖未登可山之山而山已在仁中矣雖然可山之下有溪焉則水亦知者樂也吾可山何不以適類於余而名是溪曰可溪也蓋吾可山願有仁之名不願有知之名此溪所以因其居曰碧溪而不敢以名可若夫見仁謂之仁見知謂之

知可山自領會於胸次難與俗人言也昔老泉作木假山記猶謂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莊栗刻峭凛乎不可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則吾於可山之山其不曰可山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可山其必印可是年重陽後一日爲凡可山再序

送歐陽臣夫序

斯文於宇宙間前水後水古今相續何嘗一息頃不行

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作與斯文者吾夫子當在人世時困悴無聊嘗十八九雖繩樞甕牖中道必行迨去人間久天下像而祠之如前昨日道之行如前昨日人事覆却萬方州縣學廢亦嘗十八九春秋祠遂俱廢而逢掖者道吾夫子仁義忠信如取諸左右材父兄猶以吾夫子書詔弟子矧坐講肆於馬隊時耶學不學祠不祠不論夫子之道水之在地中也六學缺伏機發斬豈抗儒處縣名絕儒履跡此時猶有挾經為博士者秦始皇於坑谷為伏

機諸生至因發機填之抗六藝從此缺陳涉為王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金甲排蕩青衿憔悴誰復知俎豆事衡山聞讀書聲便有西河風味杜工部題衡山縣文宣廟新學詩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又云耳聞讀書聲殺伐災仿彿南紀改波瀾西河共風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也人不以為夫子之道不行廢興絕續存乎人如何爾游洋舊學在縣之震東方學幾圯獨吾夫子祠在風雨所逼丁丑夏燬於盜董學者熙熙來壤壤往縱掃地而莫夫子猶不歆止假無官官之事無事事之心夫子臨而

氼之乎求夫子顧非寢宮偶像非殿廬無以棲神明求斯文顧非庠序圖書非齋廡無以寓絃歌又非必肖堯顙禹要即腰字臯陶項子產肩竒竒怪怪使人號為聖且異然後為吾夫子又非必學老子浮圖法金碧綺繡光炯凌亂張皇尊嚴然後為其道行邑必有學學必有廟廢者必興絕者必續然後為職思其居職思其憂二句出詩唐風游洋士汪汪也又毋曰十室之邑不如吾夫子之好學此事姑少須君四門裔孫拔君子林居諸生上盖有

志斯文者此行朋儕觴之詩之或授首簡俾余莊之余故勉之異時立石廟門又當為君書之卯年辰月戌日東里四如居士黄仲元敘

送術者龜峰序

龜峯一日皷音口擊也戸訪叟劇談周禮云凡四方之賓客皷闗䩭音展然笑曰天下惟儒者為知五行非儒不知也人者五行之端禮運六言禮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聲被色而生者也老宿或道不出木神則仁火神則禮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南方夏火禮也出漢書天

文志正義中語俗師有不經服數七數八誰不讀呂令問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則昧其來處天時地利誰不誦軻書詰之一畫為孤無畫為虛則茫然莫對五勝生一五壯終九不知祖於淮南子甲丙戊庚壬子為之本不知原於管夷吾水准木觸火化金禁土吐甲己九丁壬六丙辛七戊癸五乙亥四此皆出於漢諸儒之口言天者求之氣言地者求之位俱不離勝復去化出入升降之妙素問一書最為精密謂談五行非儒家事惡可乎

叟亦口呿徐發一難五行化真前修嘗言之巳六甲納音海中天上此為何義或曰一三五七九其數或曰一二三四五其聲峯將何從峯曰此即十二律還相為宫也叟唯唯又送一難九疇一曰水以下箕子文也此千萬世五行之本領儒家之嗣適七篇見知聞知之論言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箕子者何峯曰夫子定書洪範專為武王箕子設七篇於是乎略叟起曰峯儒而博學者他人不知峯者也峯獨五行乎哉峯曰叟知音者吾今賀

吾之遺矣

序贈吳丹陽

丹陽吳兄某富沙人精於課易扣之則曰易占卜之書昔人以蓍叢著千齡蔡卜之占之余用錢卜重交單拆蓋出儀禮疏非講師說且蔺易也課外工拆字扣之又曰昔人謂日月為易此拆字之祖日月以陰陽論余以五行論字外工星數扣之又曰易於七十二候始中終卦俱與經宿合談易而不知星辰之遠可坐而致

惡乎可然吾夫子引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曰不占而已矣易非専用占也蜀趙賓以箕子為荄兹（賓為易論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荄兹者萬物方荄兹也荄兹言其根荄方兹盛也實妄說箕子字）於字何義揚雄太玄參太初歷論休咎而出處語默之義則未之知末矣丹陽客甯將歸寓士交驩以詩余不能詩且不能易唯大書一時字於卷之左時即易也數也年月日大德丙午秋社戊申四如老叟黄淵七十六歲作

贈楊愚谷序

愚鄙人之稱非聰明者所宜谷山人之居非市廛者所宜以山人而隱市廛叟知子有不獲已者矣以聰明而學鄙人叟於子又有不獲已者矣昔猶有續命田今也磽瘠幾何昔猶有止啼錢今也分釐亡有山雖深無樹可以挂許由之瓢許由人遺一瓢挂之樹上風吹瀝瀝有聲以為煩去性雖達無帳可以讀王充之書蔡邕人疑其得異書搜其帳中果得王充論衡子所以有不獲已而又不獲已者也二不獲已而又資人以果其腹子又大不獲已者矣游成都市日得百錢君平賣卜成都日得

百錢足百則閉戶下簾讀老子子之計固未為左人世偪仄有責卜天津橋者天聖末處士錢知微至洛遂榜天津橋柱責卜一卦帛十疋子之術胡為而神谷曰愚不能皆頤中也十不失六七爾叟曰谷不愚矣但自信其學勿視人而二三何門不可曳裾鄒陽既出獄而上客文辨者名長裾曳王門

送林理齋序

友人理齋林兄謁叟有行色叟叩奚之曰之清源叟曰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叟為薰沐命筮遇蒙䷃坎下艮上之

旅䷷艮下離上蓋蒙二三四爻俱變也筮法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蒙以內卦為主其彖曰蒙亨童蒙求我利貞旅以外卦為主其彖曰旅小亨旅貞吉蒙有亨之理所以亨者我發之也然必求者之意專然後應者之意亦專旅寡助之至所以亨者處之有道也時非我所能為義者我所當盡雖然決疑者蒙不貞何以筮人方致精誠以求於我我當視可否以應乎彼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然後貞嚴君平賣卜成都依龜筮為言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逆境者旅不貞何

以安高亢而與物無偶則絶物邪暗而所比匪人則失
已或可爲主或不可主可久則久可速則速然後貞孟
子之去齊滕夫子之客宋衛善用易者也用即理理即
用亨者其用貞者其理果貞矣嘗以亨乎人旅以亨乎
我有不動動斯吉遂書以贈其行郡人韻鄉黄淵天叟

春臺易圖敘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
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

論理遺數惡惡可此朱文公啟蒙所以作也文公易得於康節邵先生爲多春臺黄君之圖又啓蒙之義疏辨析精密神智盡在是矣譬如枝頭樹底一一見花活處不止擔頭看賣桃杏豈心猛氣粗者所能了了然竊有疑戴九履一之象圓五行生成之象方安知邵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圖書自圖書大衍自大衍以圖書而合大衍拘矣天地定位此八卦立圖帝出乎震此八卦舒圖或以前爲羲後爲文失之邵觀物吟乾遇巽時地逢雷

處天根月窟來往都春此解先天圓圖大易吟否泰咸損恒益既未四象相反成六十四此解先天方圖不止乾一坤八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謂天地山澤風雷水火此已往之象知來者逆謂曰雷曰日曰兌而乾以君之曰風曰雨曰艮而坤以藏之此方來之事以左為順以右為逆然乎不也九十九者蓍之體數用四十九者以其圜而神也或以五行言之何哉歲月易邁義理無盡長江浩渺音杳浩渺水無際也欲溯從之邈不可即何時一樽

與吾春臺細論此事為怏敬書右方以答來辱大德丁未清明莆田如老人黄某七十七筆也

忍經敘

臯陶明刑而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孟侯義殺而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蓋刑者君子之盡心有當忍者有所不忍者當忍者豈仁人之得已不忍者乃仁人之本意我廉使懶齋孫公職司風憲於哀矜庶戮之時寓慈祥惻怛之實比出忍經示察案掾史與閲惟多士意在

言外刑故無小是當忍者罪疑惟輕所不忍也不孝不友刑無赦是當忍者無或劓刵人所不忍也孟侯臯陶之心即我公之心此忍經之所以作與吁陽氣嘘而靡草死於夏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生于至陰故孟夏陽月陰盛則死雨露之中乃有至忍陰氣吸而荔挺出於冬荔挺香草也凡物之氣感陽者香仲冬之月陽方長矣故出霜雪之後有所不忍天道且然况人其代天工者乎曰辟勿辟曰宥勿宥陰陽生殺時措之宜孰知我公之用心莆後學四如黄淵敢僭爲公敘於篇端

題宋蜀翁北遊詩卷後

僕莆士也壯年客遊江浙雖吳門姑蘇京口昆陵苕音迢霅音聶二水吳興亦不能買舟縱觀况淮以北乎猶記樞相陸實翁酒邊談維揚事悲歌慷慨令人淚墮言之夢矣大德壬寅郡博士宋蜀翁來踰期月示僕北遊詩卷然後知閱人世之險與求功名之難遇忻感戚或笑或吁寄興深遠似沖澹實壯烈而京師桂玉之地借書溫故豈易易得日日楊花家家芍藥春夏之景自佳狂飈早雪蒲簾

土炕南北之氣或異惜僕老矣前乎此不能奔車從蜀翁後然名伯之坊猶昨九鼓之石亡恙此又僕畜眼之未見暇日蜀翁儻緝御劇話不猶勝於登峯造極也詩卷妄意朱筆數隣幸毋曰此老僭且繆小寒已巳日韻鄉四如居士黄淵書於卷之左方

題黄耕叟存藁

時文小技耳然試之中否係乎文之工拙吾宗耕叟賦劉亮論朗暢策明整而前軍尤萃其良不試則已試則

頗中政未可以技小之雖然文謂之時與其高下時之春麗澤百篇一變也時之夏精騎再變也時之秋濯錦三變也迨秋而冬變之極則為已效體矣天運回旋冬轉而春安知不復變而為麗澤百篇乎變而麗澤百篇猶有老成人端章甫氣象變而為唐明水披沙揀金則如囊沙背水非老將不能吾耕叟燈窗課兒試拾一二篇何如庶異時可藉此為行卷

跋方石巖正通庸言

石巖此書中庸之義疏也以正通合庸而並言者何君子之道唯中故庸天下之理唯正故通中者其體正者其用庸則有常通則無弊但曰正通而不言庸恐不知言者以為奇但言庸而不曰正通恐不知言者以為俗所以合正通與庸而並言也或曰是言也又加中庸二章者何叟曰言豈若是其規規然嚴書末章評史最有深意春秋一經猶權於衡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焉馬遷好奇是非多謬況遷而下叟喜嚴之善於立言也

不顯言之而微言之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吁無黨無偏者蕩蕩平平之道詖淫邪遁者蔽陷離窮之失甚矣言之未易立也亦甚矣言之未易知也㬚善於立言叟何足以知之

劉畏獨答問

前進士劉姓肩吾名畏獨其號也閩人韻鄉黃淵天叟字莆人有筆硯之雅一日韻鄉問畏獨之説于畏獨畏獨曰慎獨二字自中庸大學始慎者畏也獨者我也中

庸言見隱顯微於慎獨之先示之以當畏大學言視指其嚴於慎獨之後甚之以可畏韻鄉曰所當畏所可畏者何畏獨曰理是已理即天之所賦於我者也無物不有無時不在天下之至當畏與至可畏者莫如理我之為我毫釐或悖乎理則不足以言人故吾夫子曰畏天命與思之學其有自來乎韻鄉曰是獨也人人之所謂獨必曰君子慎其獨者何畏獨曰小人不知畏天命故中懸者掩其不善自肆者無所忌憚君子知天之所以

與我者甚重故内省不疚於潛雖伏矣之地誠毋自欺
於惡惡好好之時韻鄉曰暗室屋漏慎則慎矣造次顛
沛則如之何畏獨曰易天命之書也素履獨行中行獨
復若指所居之地言日用之常而下係三言九卦正教
學易者以處憂患德吾德也夫豈易自易我自我哉九
卦陰陽自乾坤來乾至健而恒易以知險坤至順而恒
簡以知阻物有情偽吾無作為吾惟知閑邪存誠而已
吾惟知終日乾乾夕惕若而已吾惟知敬以直内而已吾

惟知括囊無咎無譽而已善觀人情世變者莫如詩善
言天命者亦莫如詩平居暇日上帝臨女小心翼翼如
護元氣而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不
愧於人不畏於天跼高蹐厚臨深履薄如集于木如臨
于谷多於變雅見之亦謂窮通之序如寒如暑世故之
來如風如雨明理達變者一付之自然而仁人事天孝
子誠身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則不順逆異
其境哀樂貳其心也韻鄉曰言慎獨必言中庸大學吾

畏獨又言詩言易者何畏獨曰恐懼憂患人不能無大學曰不可使吾心之不正貧賤患難或所不免中庸曰不可失吾身之正鵠曰心曰身即畏吾獨詩也易也大學也中庸也無二理也韻鄉曰畏塗者（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出莊子）父子兄弟相戒而後出祖席之上至可畏也人不知戒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此事大難君子必慎其獨畏獨憮然曰我輩讀書理會何事命之矣遂筆其語為畏獨答問

誨林于高冠辭 名岡

前進士林用可名棟之仲子于高岡冠父執友黄淵誨之冠屬嘉禮請以冠喻初緇冠再皮弁三爵弁禮記所以莊其首也凡人首高於身冠高於首所加彌尊欲成人者德進而又進也譬諸山焉地勢之順而高莫如山山脊曰岡順而愈順高而愈高者也詩興高岡者四獨卷阿之九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與君子游如長日益而不自知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毎履毎下幾何不陷此則而大

父矩軒先生敬而名之義罔拜而對詩意不然余曰閒居記賦詩凡三而崧高惟岳峻極于天吾夫子訓爲文武之德表記引詩十有七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夫子釋曰詩之好仁如此中庸記言登高自界而及於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言極高明道中庸而及於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學詩一一泥於文義皆臆書也于高聽叟之辭然後知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志在子

歐陽學修字訓

四門博士來裔臣夫梓之子至孫冠唐歐陽詹為四門博士臣夫其來裔韻鄉老叟字之曰學修學有小有大十五則志于大學況成人乎至孫學大學矣亦知子曾子止至善以詩淇奥取興乎至善者理義精微之極如切如磋者討論窮理之事故曰道學如琢如磨者省察克治之功故曰自修由百能而千能然後瑩徹切而不磋肬甃耳甃居的切說文瓴適也一曰未燒者肬甃蓋瓴坏已成而未燒者觸之則散由四勿而四無然後粹精琢而不磨燕石耳宋愚人以燕石為寶客見之而笑察之則贋

偽物也韓愈詩居然見真贋齊人曰鴈魯人曰真舜大聖人猶無一日不學舜之學雖無書傳可見然常如深山野人一切皆不能以動其心必至於此然後為之至學夫子亦聖人也聚天下之賢豪而傳其所傳猶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俛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則道學也自修也豈易易事學與修一本學所以為修之之地修所以驗學之之功敢以學修而敬爾名願為舜毋為蹠願為孔毋為墨千里日至始于足下學修工夫爾其勗哉不則行百

里者半九十至猶不至非所以望吾臣夫之雅子

方天覺字重甫訓

人心之所以知覺者何天牖之也人眇然小天牖之若孔易天曠然大人任之則甚重天若何牖之室以牖而明心無竅則塞心與耳目皆天與我耳耳聽目視覺之小心通衆理覺之大不立其大而從其小覺者昏矣重如之何天者人之天父者子之天子之身父之枝天牖之父教之思也若起行也若翼異覺不知其爲覺重亦不

知其為重暴者弗克荷去聲棄者鮮克舉猶正墻面畫且息胥失之重甫重甫來前語汝一貫忠恕達則參唯士弘且毅仁任諸已鑽仰雖勞學博入約回竭吾才如立也卓大學一書在先明明克拓職分修齊治平乾稱一篇事親如天或樂或畏子貴當然宇宙趨新烏山如故元氣清淑豈惟爾父天分學力兩遺後人重甫重甫拱璧爾身

學孔字訓 名異

天叟之友君善留兄之子異丰姿清令性識機警冠前
二日語叟曰夫人處世不能特異者俗不能大同者介
余字異曰同叔何如叟復曰伯夷伊尹於孔子未嘗不
同而丑也獨以所以異問孟以有若之言對蓋出乎其
類者生與人同拔乎其萃者德與人異吾夫子所以不
獨賢於堯舜而又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獨未有而又盛
也然則人患不能異耳雖吾夫子於逸民七人以下亦
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可者不以可為主而有

不可者存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上而有可者存此吾夫子所以異叟請易以學孔字孔何余何鈞之人也然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善學孔者莫如顏猶未由猶而微猶未達況由賜商偃乎雖然聖無二道人無兩心孔雖萬世而一人心通千古於一息論語二十篇皆吾夫子之道亦吾夫子之心也而學論語者自鄉黨入學鄉黨然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斯可以語成人於是乎冠異今冠矣所以異于人者何曰異所願學者孔子惟學

孔子故與人異否則與人同奚其異

夾谷可與字訓 名立

夾谷可與之在門也度而文日以四書為問暇時請曰立以可與敬名願先生訓其義授之叟曰論語二十篇唯子罕二十九章最難體認此章重在權字自漢以來談經者俱以反經合道為權先儒謂權只是經又謂權與經亦當有辯吾子不字與權而字可與者何可與曰蓋欲識權之義必先知立之方立者自守之固也立也

齒未學與適道雖粗知趣守苟不固前功俱棄叟因訓之曰顏子得夫子博約之說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孟子之答公孫丑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顏之所謂立者中也孟子之所謂立者亦中也惟知所謂中然後知所謂權中未易知也執一則非中矣學道立權四字而立居其三此正是過關處學道而不能立則轉而之他亦易從矣立而不中安知權之為義哉權者所以稱輕重而取中也雖然夫子曰可與者可者當

其時之謂與之為言許也葢學而適正道然後許之以自立許之以自立然後許之以權吾夫子十五而志於學三十然後而立立之一字不亦難難可與年駸三十從孟之所謂立而見顔之所謂立庶幾可以進吾夫子之所謂立歳月未艾工夫儘長可與勗哉畀時人皆與之不獨吾與之

姚平山仲一字訓

夫子生知安行者也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此語原從何來蓋得於易之乾乾健故一誠故一夫子自志學至不踰矩無一時一刻不下工夫健而誠所以一學乾自中庸始庸者常也惟常乃一學夫子至于一然後庶幾夫子彼曰唯者何人哉誰謂華山名高企其齊而仲一進之又進之

字汝亦說名驥

平山猶子兄弟之子俱韶潤坡云花顏得酒尚能韶韶紅也又有妖韶女雖老有餘態驥於第爲孟驥名馬佳子弟肖之驥冠畢友人黄淵曰汝

來前吾語汝睎驥易亦驥難睎顏學焉亦斯齊矣驥之可稱者德非謂日致千里曷謂德調不駭與良不踶齧閑之維則此一句出詩翼翼斯臧人於子弟顧為良不顧為駑顧為駿不顧為䮾玉篇音蒙士東切驢子也不遲頓韓詩曰駑馬遲頓不跅弛漢書曰泛駕之馬跅弛之士跅落無檢局放弛不遵法度不齷齪齷齪齒相近聲亦不厲搏厲搏晉問云喜者齮厲怒者人搏教則指毛命物朱子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凡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吉尚文武尚强旅立相馴驤則風騣音宗霧鬣東坡詩風鬃霧鬣寒颼颼駕雪來下二句出晉問非人中驥

乎顏淵於舜曰有為者亦若是揚雄於回曰晞顏亦顏之徒余敢字汝曰汝亦

夢雲夢雷伯仲字訓 雲字祥甫雷字澤甫

魁梧忠肅公公名文龍之子伯夢雲仲夢雷公在之日命之也雲也雷也於公名同類而相感者也公之意深乎哉然則曷敬二子名雲之閑抱幽石依深谷雲之神沛雨而徧乾坤捧日而端至尊詩云歸去不成雨虛岩抱石眠公羊傳曰觸石而出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吾字雲曰祥父雷之伏孕根荄保蟄藏雷之

起發駭響於地中騰百川于天下吾字雷曰澤父雲屬坎大象言雲者二將作而未大故屯雖小而未亟故需何以故險猶入而未出也出乎險則施平矣人世有平有險險則隱絢然五色賢人祥也（韓賀慶雲表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偏觀）平則見爛然輪囷（屈曲盤戾貌歌云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朝廷祥也（宋書曰慶雲五色太平之應也）忠肅公之以名汝雲也以此震為雷象於屯卦獨曰洊雷一而再故曰洊敬天之怒當恐當懼（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何以故氣猶逆而未解也逆者解則雨

作矣人境有逆有順逆則困衡拂亂動心忍性辟（辟音闢除也）陰養陽卷（去聲）之澤一身順則發潛振槁闐闐（音田雷聲）天衢莫我敢遏鼓之澤八方忠肅公之名汝雷也以此祥父從忠肅公以死生險阻備嘗矣澤父思忠肅公之不生還創（平聲）巨痛深矣憂不極者智不明困不深者思不發天之成就大才也每於窮困為造化降之祥澤汝後必矣二子者慎而（汝也）身勉而學以答天意世故風雨何足以動汝哉

伯俊字訓　名髦

賓父亞余十歲餘有子伯俊冠余不及從賓贊後賀之日伯俊以見鄉先生之禮見(去聲)省守軒軒韶舉(韶和暢之義見正韻言其生質之美)居然是出羣器賓父曰有可以善善否余按爾雅曰髦俊也註云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然則詩所謂譽髦斯士者其俊士與又按淮南子曰知過千人謂之俊十人謂之傑夫一人而蓋十人之上難矣又蓋千人之上愈難矣然傑以天資言俊以學力言傑以才言

俊以德言資不可恃須學以將才不可銜須德以充人豈易為哉學者學為人而已未冠教之小學所以養材而育德已冠教之大學所以長才而成德冠責成人之道人孰大人身為大又孰大人倫為大冠義記誠身為上盡倫次之大賢地位由此階升顔子之為顔子者由謹視聽言動之四曽子之為曽子者由敬容貌顔色辭氣之三故回居四科之首參於晚年傳道最先夫子猶曰回其庶乎孟子猶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二者咸無焉

衆人矣何以爲髦士何以蓋千人之上伯俊勉之若夫年少氣盛色矜意高此二句為冒謂能文章為俊角勝于觜距之場二句一意謂取功名為俊挺立於風浪之津二句一意如天邊鶻飛有息時如冀北馬馳有止時竊竊乎何足長雄一世三句作一意勉之詞人所共知戒之詞出于先生之所獨得渾厚嚴毅且敬且服伯俊戒之

彥聖字訓名宜春

乾坤軒豁日星明槩音既稠也人生其間或一值焉舜臣五

武臣十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山川出雲有開必先當之者維申及甫東周仲尼七雄子車斯文之傳千萬萬古然當年老身未嘗一日泰猶之潤溽也而禾盛月令六月土潤溽暑禾盛者感火氣也蟄坏也而鞠黃月令八月蟄蟲坏戶鞠黃者感金氣也坏音陪閉塞也而芸生月令十月閉塞而成冬芸生者感陽氣也俱不如勾芒出萌盡達之時二句出月令季春之月條惟人亦然天之生人也不偶將福祐而家扶將而身必稟之以中和之氣必畀之以賢聖之資必開之以明昌之運人生于中國又生為人又生

為丈夫此身不貲貲音咨史記不訾之身謂貴重無量可比也通作貲夫豈易得為雅子然後貽父母以令名為吉士然後副國人之幸願為良臣然後為清朝之瑞物非但曰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而已非但曰服備可以成人矣吾友戴君存厚之嗣適音嫡曰宜春孩名也問字於余春字六經何訓余以鄉飲酒義六言言字也下春產六字是也對春產萬物者聖敢奉字曰彥聖甫彥美也聖生也君與先大夫種德未食其報有子如春生意方將美哉美哉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

兮果如是余與存厚閑我弟兄老伴頗見之子如唐虞成周也豈不美哉美哉

明卿字訓 名惟月

吾鄉莊敏龔公之族子惟月冠其叔景陽請字於其師閑我閑我以明卿字天叟為之訓曰月受日光故與日貞明而不息古人制字所以從日從月為明雖然日無盈虧月有圓缺自哉生明而之望明者漸盛而漸滿自既生魄而之晦明者漸減而漸消然消者固未嘗消而

明之本體即在人雖負陰抱陽以生陽為一身之主幼而冠冠而壯自哉生明而之望之月也壯而衰衰而老自既生魄而之晦之月也養之以理義充之以學問一點光明皦皦生白何少何老昏於情蔽於慾入歲以來即有蒙氣矧及耄乎昔謝重侍王道子坐月夜明白本傳道子歎以為佳重曰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耶事見本傳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明作明淨卿戒之毋斁

林則時字說 名宜

韶鄉老人黄淵天叟之友清逸處士林伯雨之良子宜韶妍警敏有蒼老氣處士愛之叔父冲素處士尤異之歲己丑十一月丙午朔日南至之明日冠前期處士語叟某以則時為吾子敬名請所以訓叟曰宜者當然之理時者介然之幾孟曰介然理若典要時有變易以權合經則存乎人易彖傳於頤大過解革言時於坎睽蹇言時用而言時義者四時與義皆兩事獨於隨曰隨時之義

與豫遯姤旅不同義者宜也隨時之宜不繫乎人故隨貴變也隨之義大在學者則審己而隨於人臨事而擇所隨皆隨也有可隨有不可隨是謂時措之宜苟以無可無不可為隨惡乎宜乎人性皆理不能無欲氣質之用狹問學之功淺於是公私非是剛柔緩急長短小大先眹乎介然之幾動靜損益出處語默取予辭受俱越乎當然之理惟不識時故不達宜隨之爻丈夫皆陽小子皆陰係陽失陰居正者也係陰失陽從邪者也已居

於正凡事皆正己從於邪凡事皆邪岢隨乎哉則時春
秋尚富騄難語易然既以成人見丈夫小子當謹所隨
叟敢申時之義而祝以詞曰
聖人即乾惟一仲尼稷回參伋賢者之隨軻深乎易
其庶乎幾楊墨子莫三者俱非改而他師陳相夷之
正乎不也善惡兩岐而則時甫謂起家兒昨非今弁
如墻築基大體小體慎從爾思舍賤就貴清斯濁斯
稱量尋尺範我驅馳學道立權惟君子時衣去聲茲德

言福祿來宜

顧舜可字說 名松老

天地人物通一氣耳木之受氣有淺深厚薄松也稟天地之英氣故為百昌之傑仲尼曰受命于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惟舜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此說蓋本於此人之受氣有昏明清濁舜也稟天地之正氣故為羣倫之冠是皆自然而然者雖然君子不論氣木心不正脈理皆邪松唯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人所以虛靈知覺者心心之精神是謂聖聖

豈異於人哉順其天盡其性耳舜此仁義我亦此仁義舜此孝弟我亦此孝弟此心之存曰我即舜猶之松焉中堅緻而潤澤自根實而神王豈必注流灌之華溥日月之光然後可以柱明堂而棟大厦余友閑我之子松老冠以舜可敬名千歳之材養於拱把昨視如嬰今視如龍虬角雖弁鱗鬣未蒼積之以年月培之以學問老之以師友勿餂之以好樂而害其長勿薫之以聲譽而耗其實勿深之以嗜欲而搖其本天真全而本性得松

乎舜哉舜乎松哉叟亦閲世卧雲壑者愛吾舜可如子姓願吾舜可封殖之

傅彌年字訓名九成

傅元楚之孫與點之子九成名清令可愛踰就外傅之年二受業於余啓發之資達憤悱之志邇長善救失余之職也設弧之旦乃先吾魯中叟一日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一月庚子生余心奇之雖未冠預為之字曰彌年彌之為言益也久也年之為言壽也耆也舜樂九成逑周之東

幾二千年而魯中叟猶在齊聞之德之深者樂之入人亦深豈可以歲月計之雖然年彌高難難德彌卲又難難禮經冠字之詞祝之以成德祝之以麋壽麋壽者壽千歲麋鹿之大滿五百則色白蓋欲其德與年俱進進不已也德者何事親孝敬長弟存心仁制事義盡己忠待人信而又詩以養其情性禮以束其肌膚擇正人之居遊遠損者之友樂藏修息游不離乎師夫然後德偕身長日益而不自知昌而熾者而艾不知老之將至也年彌高德彌卲惟魯中

叟一人當之或曰衛武公亦其人也余於是訓其義以授彌年彌年志夫子之學者也武公事業又係乎時之我以爾聽余言毋忽

林于高三子字祝辭引

前進士年家子林于高之子伯肖祖仲肎祖叔肖祖幼而知學叟音旅語叟曰晉人呼名為小字柴桑翁靖節之子孩名之曰儼字之求思余欲援陶例為三子請所以字先生其惠教之叟諾而未暇一日過于高所呼三子前

誨之曰材衎宗溥公而曾大父也松湖宰公而大父也而知爾父名汝之意否叟爲若各訓以字而祝以辭若其聽之毋忽

師說祝辭肖祖字

昔傅氏說審象惟肖詩以師臣置之廊廟問荅三篇如天兩曜典學二言君道體要矧人子者聿念厥紹詩禮傳家用功在少敬內義外父教師詔毋侗好佚毋浪謔笑字爾師說期爾英妙庶肖而祖之才之卲

師孔祝辭 肩祖字

昔端木賜喻墻及肩衞聖人道日月與天雖未至孔得孔之傳性及聞道晚異早年紉人子者筆耕書田養正於蒙習慣自然毋為物誘毋為欲遷必弘必毅任重力專字爾師孔期爾聖賢庶肩而祖復舊家氊

師旦祝辭 肯祖字

昔周公旦堂播曰肯大誥告王明訓炳炳特友其辭以教以敞俾無棄基歷年有永紉人子者學為本領禮戒

四非曰常三省透善惡關造聖賢境當仁不讓做第一等字汝師旦期汝忠鯁庶肯而祖盛名鼎鼎

以辯以順字訓以辯井之字以順升之字

叟祝于高三子以字高之兄于野又請曰行可叔父之子二曰井曰升俱可教先生亦贈以言叟答野曰易大傳三言九卦三陳九卦以明憂患之道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九卦一言井德之地二言井居其所而不遷三言井以辯義其三於井曰井以辯義井雖居其所而不移汲者往往來來所以汲者或大或小或木或缶應之

多少各隨其宜此謂辨義人之酬酢事物亦然敢字井
曰以辨辨即明辨之謂善惡不辨寧合於義易大象
言君子五十三有言在上者有言在下者有兼上下言
者各有受用處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生地
中日高一日此升之象而必曰順者蓋惟積故高由小
而大木之勢順也君子觀象而順自有之德性於小者
日日積之未有不極其高大者此心此身至切工夫不
善學者每於小善多不屑為逆矣又安能積又安能高

敢字升曰以順先儒讀大學誠意章方透善惡一關爾辨爾順戒之戒之野命二子拜曰敢不承教

林起東字訓名寅生

叔父林某為其兄時軒之子寅生冠字則朋友命之禮也易說卦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漢律歴志曰引達于寅寅於方為東於時為春天時人事於此乎始書言東作者謂萬事至東而俱作非止農功也一歲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少少而學者大明東生然

後晉而中天不學則晦明者損矣昔晉趙文子冠見韓獻子韓戒之曰此謂成人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進始之一字旭日始旦之義也戒爾寅生字爾起東此余所以覆露子也起東勗哉

甥孫郭啓翁智遠字訓

啓之為言開也譬之戶焉闢則通闔則塞人之所以為人者心也心之所以通達者識也仁義禮智皆心所有雖仁為先而智實重于仁是非之心不明則仁義禮智

皆失其本心矣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天之啓乎人者在一牖字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人之啓乎人者在一覺字牖惟虛故明心惟虛故智心之智在覺惟覺則悟入埸郭之仲子曰啟翁余為之字曰智遠人而不智心孔其開乎雖然啓之者天也使之知所以啓而啓者人也人非學不成學非師不啓人誰不智氣貳之欲參之啓者塞矣吾夫子之於門弟子曰不憤不啓俟其自憤而後啓也憤則智之天即在啓則智於

理必明愈廣大愈高明智其遠乎然則智之所以遠者自學始學日廢則識日卑智若何而致遠師之良友之勝前之鍵（鍵音蹇管籥也）今之通逵啓矣知奚止於一室之內宇宙豁如古今昭如遠矣若夫傅巖老子啓沃一事余未敢遽言之高智遠智遠毋為人下勗哉勗哉

林景惠字說（名和）

余友林德符之仲子小名佛奴蓋感吉夢名之也將冠謂與伯子之名不類更名曰和字景惠屬余訓其義

余曰人於天地之性一而氣質或失之偏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人不皆吾夫子也中節之和十人中八九失之况制行乎和而不以禮有子患其不可和而不流子思然後許以强哉矯生斯世為斯民同流合汙以此為和不然昔者髙辛氏子豹之惠貍之和各盡其一俱謂之元之二言而欲兼有之不亦難難後來魯展氏季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薄夫猶可使敦鄙夫猶可使寛和幾於聖矣孟子車尚慮學之者其獘流於不恭葢學之者

但知季之和而不知季之介季降志辱身矣而言中倫行中慮事人以直斷不枉道雖三公莫易其介徒和乎哉景惠景惠而知而大人命汝字汝之意否而質過于狷狷雖行已有守惡乎和而量失於褊褊則待人太狹矯其褊而歸之和如魯男子之學惠也斯可謂之和矣汝聽余言可當佩韋毋忽

洪與我字說名恩

先友洪德章之孫恩祖命之名也將冠乃翁問字於叟

叟曰人生在三君父師也戴履中間食土衣毛此君之恩也鞠我育我顧我腹我此父之恩也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此師之恩也入而侍親知所以孝出而就師知所以敬仕而事君知所以忠此為人之大閑也雖然有此身則有此性性孰命之天命之則此恩若何而報之乎四端五實天既全而與之人而為人亦當全其所賦賦布也分也付與也付而有其所有視聽言動之勿非禮而後謂之奉天容貌辭氣顏色之貴乎道而後謂之順天伺好逸則

褻天矣邇胥人則逆天矣君者臣之天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可也父者子之天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也門弟之師夫子蓋受罔極之賜喻以日月而未足又喻之以天不可階則事師猶天也天豈易事哉雖然知天之與我以斯道也當自學問中來學有二曰知與行孟子卑曰知性則知天知之事也養性所以事天行之事也又謂耳目心三者皆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弗能奪此其為大人而已矣大者曰心之官則思也

恩將冠則學為大人矣叟於是字汝曰與我蓋以天兼君父師言也事天則知所以事君父師矣張遠公西銘一篇盡之乃翁其以此誨而子與我而衣斯言

陳汝作字說 名雷霖

鄞江陳耀卿之雅子芳年華月清令可愛慕道而劬書不遠訪天叟于莆叟扣其名若字以雷霖國濟對叟曰濟者舟楫之事不如霖雨之難雨所以澤天下蒼生也國云乎哉為之更曰汝作易屯解二卦俱震與坎雷之

鼓則為雨其未作也屯之象其既作也解之象屯者君子以經綸之時經綸者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屯之亨則施光矣解者君子有攸往之時解之動則夙吉矣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蓋解出初險雖然易不言霖者何雨三日以往為霖霖即雨也雖然乾言雲雨而不言雷者何乾之初爻為震震為雷時方就潛而未躍故霖亦渴而未作飛則雨施平矣雖然見龍在田德博而化是亦大人作霖之事也維昔高宗中興商室此飛龍之大人也有臣曰說起於

傅巖此見龍之大人也以大德之君遇大德之臣作霖之寄不仰諸說則仰諸誰時之未則潛時之以則見聲應氣求霖其作乎爰敬汝字曰汝作甫汝作歸而復于乃翁翁必曰作霖相業也說之相業蓋自學始叟誨汝以學今日之學異日之行汝作其以此字為字

陳耀卿字敘 名暉

易小象傳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光者明之體暉者明之用光至於暉其明著矣暉至于耀明又盛矣嘗譬之

日光其質也暉旭旦也燿則中天而明無不照也天地始判日即生焉若非日昱乎晝宇宙晦冥萬物何所覩哉人之所以光明俊偉者以陽明之氣塞吾其體也故積中發外如日之暉學問之充事業之見炳炳烺烺照人耳目又暉之燿書曰奭邦由哲哲即暉之義奭即燿之義奭以事言哲以人言以哲人而理邦政事事奭爽明白決矣吾曜卿之名之字以此或曰前修名褒字貶今曰暉又曰燿毋乃非用晦而明之理曰不然君子未

嘗不晦其明也而明之誠形自不可揜丈夫礌礌如日
有豁達無晦昧不者幽陰之小人耳昔裴耀卿字煥之
於唐貞觀開元間有直聲後來官至平章僕射豈拘
拘以名褒字貶為例乎吾耀卿之名之字以此耀卿名
暉族陳氏鄞江人今佐清漳府幕余因字其子汝作
并敘耀卿所以名字之義余莆四如老人黄淵天叟

大年字訓 名熵孫

從子身道之子熵孫設弧日伯祖名之年十八將加元

服伯祖又字之大年穀熟則人民育五穀皆熟斯大有年焴字從火從育穀雖生於土潤於雨炊爨者火饎者亦火也饎甫云切半蒸飯饎食也音熾非是惡乎育衆之殖苗苗薿其秀秀薿其實然後謂之有年蓄之豐積之髙又謂之大有年人之於學亦然學所以育德也如坎之泉養於蒙如離之火進於晝則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年彌髙德亦彌卲矣而知伯祖名汝之意不也而氣質非不美剛或失之過而問學非不諄時或失之怠過非

中也怠自棄也皆德之累旭日始旦毋寒于陰雨雪萌方茁毋夭于野燒（音少野火曰燒）而欲為大人者當防人心之危深慮旦氣之梏親正士則謹繩墨就良師則知詩禮磋之磨之緝之熈之猶農力田年年而大有年老伯祖豈不願吾孫之為佳兒乎八十翁下筆至此感慨不少

大年其衣此德言毋謂我耄

喬年字訓（燾字喬年幼名疇祖號東軒行兆廿九官登仕郎興化路儒學教授四如公嫡

孫

翁老矣欲見一孫六十四歲梓也房下得長頭兒時至元甲午四月二十三日也喜劇醉劇弧矢之旦命以疇祖葢翁號書疇亦蔪此孫耕書中之田享書中之壽也元貞丙申甫三晬翁語疇曰汝若冠翁名汝燾字汝喬年梓而父也從木壽從火又取生生不窮之意未及援陶翁字子例外表孤山聞之遠寄字義謂吾道之傳與天覆照同一悠久似大而夸或者疑之疇年十七翁又及見汝冠矣一日微熏快著數語人生難得男子身又難

狀貌有雄偉者有奇怪者俱不若精神之渟容止有重遲者有皎厲者俱不若氣象之雅識見有曠遠者有深沈者俱不若學問之高精神闖颯豈胡耇之相氣象便僳豈致遠之器學問畢陋豈典刑之老壽字從壽從火翁祝爾壽汝精神渟則生於色見於面爾氣象雅則望之儼即之溫爾學問高則過則聖及則賢學問二字又精神氣象之本領養自家心濟自家身始則十五年一進自三十年每十年而一進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

然後等而上之且八十且九十且百歲不知老之將至豈不光明俊偉哉不則悠悠失之于前又不汲汲償之於今精神氣象俱不惶惶枉過歲月夫奚益翁年八袠蘄汝為起家兒又為保家兒使邦人士稱願曰四如之孫歸歸喬岳翁與而父喜當如何喬年勗哉慎哉壽再拜曰敢不佩服大父之訓

昌年字訓 熈字昌年號耕道行兆三十五官將仕郎潭州照磨四如公次孫

天叟以五行闕水請於先君更名淵梓以子材字水生

木也子材之子孩名疇祖光祖侯其冠也孟名壽字喬年仲名熙字昌年卜於先聖而協木又生火也熙於書傳訓廣於周頌鄭箋俱訓光明獨昊天有成命篇毛傳訓廣而鄭謂廣當爲光酌篇鄭又訓興廣也光也興也字訓雖異於義可貫而一熙字從火地二生火質若微而未著及其炎上大有之在天上而文明重離之照四方而麗正豈不熾而昌乎辰爲大火於人猶少之年也午爲鶉火於人猶壯之年也人之年學問貴少事業

貴壯少而學問始旦之旭大昕之朝暉如也壯而事業
晝日之接庭燎之會則有光矣然事業之係乎天者不
可必學問之盡諸己者不可廢學問緝熈於光明則可
以續詩書之燈可以嗣父祖之緻不惟亢身而又亢宗
不者影響昧昧老而無聞與夜行而不以燭者何異若
夫事業之來行其素學不必矜察察之政不必求赫赫
之譽亦必炳炳烺烺為一光明俊偉底人庶幾熈熈乎
廣哉功名久遠理義悠長而昌爾年熈也允臧時大德

癸夘秋光祖第二晬之旦大父四如老人作示子材教昌年

昔爾大父命名曰熈爰字昌年預作訓辭熈字從火昌字從日火日光明義訓則一汝今冠矣惟學則明如火始然如日方升傳書傳人祝爾遐壽旣昌而身復昌厥後至治初元清明後一日父梓書

四如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四如集卷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舉人臣孫炯

四如集卷四

宋 黄仲元 撰

清逸處士春山林君墓誌銘

嗚呼天人革命之際仗節守義世自有人直少耳山林臯壤之士履潔高蹈又一輩人若夫城是民非火水焦没人皆逺嫌謗算成敗事如蟣虱誰爬梳之士有不幸身值時危浪驚柂旋若亡楫維春山林君伯雨雷龍所以冐風塵而不辭君豈樂諧附邀顯融者姑尚抑齊陳

公（尚即尚公主之尚抑齋益雷龍之姑夫也即忠惠公陳韡）開閫秉樞君朝夕侍何官弗可廼廻翔隨計甘垂翅於青冥仙冠鼎沸君逊難客止北山方公思練事達變者左右之檄君叅録令莆田無何陞佐郡改宣教郎北騎環城來之皆坎命隻患深墮乎樊中興圖混官制行君以治中署郡事不年餘流離集震撼定君精神倦閉門卻掃而清逸之褒渥矣鴻已冥飛猶離矰繳雖家事落然而賦詩怡然耕吟前藁予跋醉吟漫吟後藁予敘本生父大有母葉氏更葬

予銘已系家牒最可痛者世父大存卒君後之伯氏霖龍卒君元妃黄夫人子世雄後之世雄與季敏孫死兵夫人前卒繼陳氏子猶子宜翁宜温恭善為子婦貢士黄鎧女十年君卒又五年宜夭母陳氏以宜兄伯奇次男富孫主宜喪彼蒼廻斡胡爲是區區者不畀于君殊未可曉君貌魁梧襟坦夷詩精毛氏故故謂經之旨趣云訓故舉大義而已史熟司馬治鑑書工顔筆天文地理貫穿融液辰冬末疾帳坐末疾謂手足緩急猶校唐詩明夏端午再作手教囑

宜學禮於余余亟存問連呼易簀者三曾子寢疾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斯季孫之賜我未之能易也元起而易之死生大聚散矣君生乙未正月歿癸巳五月年五十九宜生癸酉四月歿丁酉三月年二十五伯奇卜是歲閏臘庚申葬君延壽羅峯原以宜祔女子子四長婿教諭陳大雅男良肅次與側出住奴許嫁傅黃官族幼恃其母孫男富孫女二伯奇歆泣謁銘予書曰

先賤後貴者多壯達晚窮者幾窮似達貴似賤者此

莫之致而致君跋疐於景定驅馳乎丑寅無須史之樂有寵辱之危殆如沐而求解未有騎而不下覺今昨之是非付春華之開謝雖令客之不來幸處士之可書竹風燥兮霜梧雄鳳去兮呼雛造物者未定君父兮竟制於天歟造物者果定君子孫其必振歟嗚呼

韶溪姚君墓銘

屠維單閼之歲屠維己也單閼卯也閼逢閹茂之月閼逢甲也閹茂戊也前

福清尉姚勉將葬其父闕

走隸人以善狀來謁銘曰銘所以繫名傳世先生諱淇字景瞻世居莆之韶溪因號韶溪曰朝嗣者晦德不仕曾大父也曰野庵先生隆贈朝散大夫者大父也曰龍川府君直夫階至朝奉大夫者父也配魏氏息九人男君錫君煥俱夭君舉為伯貢士元泰後君厚業於文勉也女適魏節孫益敬顧成父郭元善皆士大夫族

顧書之以附繫名傳世之義銘所以論譔先美先人蚤讀世書侍龍川府君之治所禦寇捍城士之甚武之甚晩學空竺不牽六欲自束脩至耆指使六十曰耆指使經云嗜稽久之稱不自用力繼以指意使令人爲子孝爲弟弟於僚友稱長者於閭巷稱善人顧書之以附論譔先美之義銘所以志卒葬月日先人不幸甲戌臘月十七日以疾終禮踰月而葬何以緩亂故勉未即死危不得葬今茲筮宅于鳳蹟山占曰從卜日癸酉占曰從卒窆有期顧書之以附志卒葬

月日之義淵曰嗟嗟乎景瞻之光系如此不書惡惡可景瞻之爲人如此不書惡惡可嗟嗟乎景瞻之有子如此不書惡惡可勉以京學進士恩免受初階屬車蒙塵詔扈從特循一資景瞻亦旨贈從事郎惜景瞻之不及見也夫書而予之銘曰

后土濕兮天陰陰山河在兮草木深東西兮乞命大王南北兮校尉摸金人何生兮可籍骨何土兮可托思滄海兮欲傾歎親朋兮凋落若景瞻者積善之餘

死順其正葬歸其居淒淒寒風蒼蒼宰木泉石有知護一團玉

書宋故龍川史君姚公墓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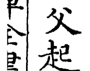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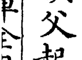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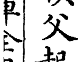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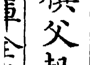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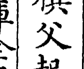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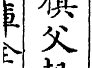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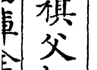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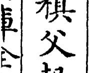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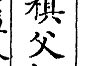
公官至二千石而清貧如韋布士德彌厚葬彌薄後三十載或猶尋陽翟藏處張侍中遺言厚葬晏丞相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厚葬免禍薄葬致禍嗚呼時危世難干戈接聯泉下德人有幸不幸非關葬厚薄也公之孫勉偕諸昆弟忍痛更葬事已泣曰丈夫得一幅汗青足矣事謬不然史筆悠悠昔誌吾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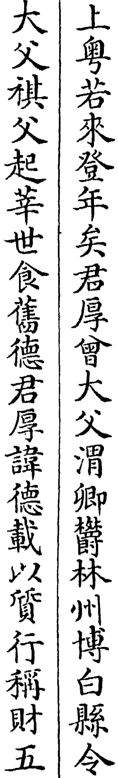
者其人最强項廼大書曰善人曰君子曰循吏曰老壯窮堅陵遷谷易一切毁壞此紙幸留吾將重刻宰上以識吾哀顧徵辭於石陰余嘗銘公之子景瞻之墓三嘆茲事忍書之乎雖然自有龍坡有此山川人朽名芳公何憾焉諸孫雅雅書種綿綿時之來兮當復家氊如一株桂散花萬千秋香未歇更有年年維女後之人愼旃愼旃詩旃之也歲辛巳後中秋里後學韻鄉老人黄淵誌更葬月日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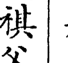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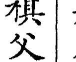
歐陽君厚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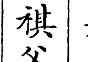
漢重儒林學尚書者班固著以歐陽氏班固傳歐陽玄字伯和事伏生授兒子孫相傳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唐尚進士官四門者韓愈號以歐陽生韓愈有歐陽生哀辭生謂詹也曷爲氏若生尊異之也問其人與可傳者問名不問位士有不第進士置籍儒林伍中亦可書已況四門苗裔乎或問某生曰吾里井上君厚也井上粵若來登年矣君厚曾大父渭卿欝林州博白縣令大父祺父起莘世食舊德君厚諱德載以質行稱財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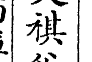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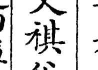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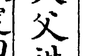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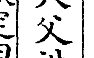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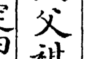













十有九卒君厚持家約與人信誨子弟以誠塊處一室對聖賢書目謹敇士偶快意飲酣歌永叔醉翁亭記坡老赤壁賦又風塵表物初署博士生浮屠氏歸我田博士以文功比於武事命題君厚賦出聲籍甚後二十年浮屠氏復取我田君厚持左契白大閫卒我歸某甲怏音典心懟墨不得意去君厚儒人此事未見儕輩猶交誦義籍棄場屋試州縣什出二三恐未可少弄筆生不幸老死罣音圭蓽門圭竇衡董菫耳耳君厚未死前七日趣具觴客與

訣參悟死生如雨日霽此豈無所養者黨逮右兮留令視東門其可蕪未知尚端坐讀書或拊缶而呼烏烏唉君厚之闕　幼孤字之誨之歲甲子果薦名娶吳氏子男四椿壽梓稚圭泰吉女二皆歸士族孫至孫丙子秋吳夫人亦亡亡之四月椿壽有兵難明年又明年仲子梓卜窆桃枝嶺吉玄月巳酉雙合窆椿壽從祔緩以亂故梓也才來謁銘涕滿匡問所以表於原上吾曰先大夫之可傳與子之可傳先大夫也氏亦可生亦可不者

鄉人之於先大夫也君厚之我其亦君厚之乎公羊子曰稱字褒之也然則亦尊異之辭與梓唯唯吾於是書君厚之墓曰君厚而與銘曰

彼岡硊然硊音洪石殞聲有宅隆然藏者瞢瞢然瞢音蒙目不明也來者顒顒然昔之日軥軥然軥音兮今之日蓬蓬然蓬音逢盛貌而我銘之爈爈然爈音同憂也

李仁可墓銘

嗚呼義士李君之墓君諱汝文字仁可其先温陵北鎮

人六世祖以武功顯析居莆仙遊太平溪遂爲大族甲溪上大王父某王父某父某承信郎出山樹德君倜儻有節槩闕事當否立决盤錯無窘色視之量汪汪於人自青白闕試進士屈即棄場屋闕燬者再不悒悒人以緩急扣俱足分願去或闕亦不掛口晩年牀即床頭金盡有謁闕字獲狠者闕之寃者平之餓者活之尸者殣之殣瘞道中死人於是此邑稱義士必曰李君李君閑居由由然與鄉人皆迎師教子非國士不我乎館精舍規

撫視學宫先聖先師像設其間（先聖先師見記）東西齋寢偃（偃謂屏厠）庖湢備置都養來衿佩於是學子稱義士必曰李君

李君丙子夏西鄉弄兵掀簸而南逼溪市二里許君率民伍勇前魁者手之徒有年少仞曰此李官人義士義士挾君挺身逃亡何忠肅陳公以樞參出為撫諭使辟君授初階君囑予以好辭謝誠不願官忠肅公語余曰此時而有此人義士義士丑冬寅春兵南北來死者柢京君脫奇厄寄止湄隝不一月重遇攻刼窮空甚兵退

君還溪滸招流逋化龍蛇爲赤子變榛莽爲聚落雖壯人亦曰李官人義士義士溪北居者稍寧君脩音蕭然南山葢茅三間爲菟裘計左魯隱公曰營菟裘吾將老焉葢魯邑名病已藏即臟字去聲不安穀君適音的子師古衣不解帶醫禱萬方里父老俱蹙曰李官人義士義士辦香北嚮爲君祈生君竟不起疾其卒也人有欠君債者無有欠君淚者君所識多勝流獨敬余爲法度士庚午西上君爲治裝乙亥之戍君又治裝比君逋播猶資送余余亦曰君義士君義

士每歲𦍩子丹走一力到城是年伻不來余心怪吾朱甥語君病故余亟寓書問無恙君病在席但寄聲云非止失食飲節言非飲食失節恐有死生分前夕君見音現夢於余上帝授我山主山主者爲山之主也余覺喈音窄左傳註行厖喈喈曰吾故人將如白雲在天不可呼不可呼又八日朱甥書言君死廼吾夢之明日又明日余爲位哭且哭以文此故人死無已知者師古日謀葬君戶外事或如疾風甚雨隻手爬梳保先人遺體不暇葬以此故緩令卜宅於某里

某山之原食句食以卜言書惟洛食是也先一月師古哭徵銘余亦哭曰余尚忍銘此故人也夫然余不君銘又誰銘君元妃梁氏前卒繼室黃氏春秋六十六死當辛巳七月二十九日葬在某年某月某日師古黃出久從余學頡頏詞章不與鬉鬉音查俱鬉不與咻俱咻可謂克世其家它姬子某九歲女某四歲君平生厚親故里閈而汾曲之田不足供子舍舍人也饘粥然後人人知君爲龐公人人知君於死之年余知君於生之前君所以嗜予至老不

哀今無此故人矣徒倚溪橋興懷舊事下晴風佳日至鷄鳴未散皆舊事也晴風佳日並轡班荆把酒持螯海蟹也雨浪平聲雨之聲也時促膝膝相逼也語軟鷄鳴未散俛仰已為陳迹環溪觀大觀之觀去聲傍此土人尚有義士如吾故人李君者乎否不待弔君新墳然後灑淚向西風也悲夫銘曰

人促促以爭名君視如涴音涴泥著物人刧刧以營生君棄如唾吐涎也藐若視乎公卿其交有道若混世於埃塵其身皓皓前此酣歌升平洒掃擊考書傳所謂考擊也猶擊缶

之意後乎蜩螗沸羹古詩有蜩螗沸羹之語喻昏亂也青山眊矂歲月忽兮流星死生事大叶柁去聲俗音也無老成兮典刑科斗瑣瑣埋斯人於幽扃九原者不可作些叶箇去聲借用也下馬者讀吾銘不沃酹車勿過

故中山處士林明甫墓銘

國清地名古有國清堂鄭耕老詩云六月國清堂上望依稀身更在西湖林氏之昭曰回年府君贈承奉郎國鈞於爻軒爲諸父行穆曰存庵先生浦生雷震震生丞丞生夢槼即渠字其嗣適音嫡諱遵文

字明甫自號中山處士生於甲辰四月娶朱氏生丈夫子二曾度曾瞻女子一歸吳遯山次男公老孫男三實寶潛以大德庚子九月某日考終年五十七余聞而哭之三丁未仲春卜某日窆于其原前期明甫親友存厚戴君元吉爲其孤來徵銘且告緩故余對存厚泣霑襟曰余嘗銘明甫先君子定齋矣尚忍銘吾明甫乎哉敢不諾嗚呼明甫家聲之懿世學之傳余初意爲快士及門授業廼衣服朴而無華辭觀德而有度觀去聲玉藻云習容觀汪

云容貌儀觀也識高趣平聲正余大器識每月兩講雨甚亦至耳聽手抄退質所疑渙然怡然則於吾言無不說舉子業中方幅間得前輩緒論扣所自以網山樂軒宏齋三先生對結字小楷不俗崔瑗雖得筆勢而結子小疏五七言妥帖深遠為子弟無違禮處伯仲皆順德暇日校讐經史客來開樽觴詠春初秋九季也湖上宴集族戚怡如風月佳時買舟速余耕樂堂前濯纓亭上爵油油後賦程伯子四時佳興四時佳興與人同程子秋律詩也玉藻云三爵而油油以退油油謹重自得之貌殊不減

舍瑟人兵火後明甫孤苦負土營葬中猶遣伻來勞余戊戌酌余穀城炰鱉擘蟹明甫語余軒冕無分湖山有緣二句言生今猶旦暮明甫已不可作二句言死明甫雖事作業非賜之殖最樂周急非商之怯音吝與人立速也然諾非求之辟凡事務平實非師之過責法久停擇師教子惟聖哲之書乃讀焉復有令計祖受庸於刀筆之習必戒箕裘吾世業圭璧爾元身此明甫過庭之誨可以知所學所存矣婚嫁之債甫畢鐘鼎之養不待世運浩溔音杳人壽

爾夫奈何乎明甫追念疇昔落月屋梁如見顔色不惟存厚痛吾明甫余彌痛吾明甫銘曰

忠信篤敬若而人文質彬彬若而人之人也斯可謂之處士命子以曾欲其孝兄弟友于信其孝之子也斯可謂之雅子二孤皇皇相厥隂陽有封若堂歸燕爾藏德厚者流光善積者慶長書種兮不斷來裔兮永昌

故進士謝春塘墓銘

南劒將樂有進士謝景雲諱漢章號春塘者篤實君子也春塘性資聰頴十三通詩毛氏學弱冠兼治春秋三傳與老成人相頡頏二十有七以詩經拔解太常報聞還山著書有詩集傳春秋分國事類春塘小槀八卷不幸年三十二蚤世孰予去聲其有不使其施悲夫先春塘病適旬自忖不可諱呼冡子中筆授之曰嗟有生而有死兮適晝夜之常理惜祖父之托重兮依後人以爲衛既未見於朝市兮合於山林而肆志嗟買山之無錢吁

捲茅之可慮無一名一位之可戀兮無好田良宅之可羡所戀者明師而今不可復親所羡者佳友而今不可復交生不得以遂丘水之願死必欲親身於丘水之遊後人成人以成余謀筆已浩歎而訣僕諷誦喟然曰春塘之所養可知已然此春塘之學之文也其大者孝爲百行之先春塘六歲失怙八歲而母趙嫁十四而大父母繼歿嫁母與後夫突如來如陽曰恤孤陰則剥廬易卦爻詞鬻産而去家事落矣他人不堪其憂春塘一身百難

自童兒至没齒無怨言昔孟子車謂凱風親之過小而
七子曰母氏勞苦母氏聖善不知其母之過春塘甚似
甚似盖又難於凱風矣有學有文而嗇於年世固有之
醇孝而不胡耇耂之有也薰致燒膏見焫天何爲哉此
可爲春塘嗟嘆也僕於春塘雅不相識於其子聞譽處
而已無疑號也不遠裒春塘行義年寓書徵文於後死
者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傳禮者曰父母之謂中
於日月將改葬先父母敢泣以請僕拊心語我不知其

人人奚我知欲辭之而遠不可辭廼摭家乘繫其世出謝方雅之族晉末散居江左入閩則五代之季於泉爲著姓有諱履者官至工部春塘鼻祖也占籍惠安菱溪多聞人有諱瑞者宦學古鏞樂其風土家焉曾大父維清結廬邑南三十里許大父如晦又於泉獅巖下卜宅四載而返古鏞二父業詩爲經師大父娶趙不宜男父炎劉出裹糧盱江受業名未就而夭母亦趙氏生春塘及女子子一春塘妃吳氏丈夫子中前順昌雙峯山長

仲文遠季不成殤女昭奴下殤(生八歲以上乃成殤)春塘生於某年某日卒以乙亥八月某日吳矢靡它後春塘三十三年卒中娶李氏文遠娶伍氏孫男三襄詢子一未名孫女三長未行(平聲)餘幼二孤奉春塘吳氏匶合葬于瑞龍山之原至大已酉某月某日也無疑慷慨有大志學贍而工詩文前此逃難春塘平生所著十無二三無疑收拾殘斷廣求慰人韻士印(刻板也)可以慰春塘於九京(九京讀爲九原墓山也)吾家山谷敘謝師復遺藁方行萬里出門而

車軸折可以隕涕余於春塘亦云吁嗟乎春塘難乎其爲子也子如無疑又能爲子來者觀謝氏世世不失令名當求之文墨之外不銘惡惡可銘曰

春塘小字曰騫閔子騫也小字曰騫者言其少以孝稱也兮終身之孝國稱賢德行雖列四科兮可慟者似顔之年後之人後之人兮如松之茂蘭之滋後之人其謂誰兮五馬山下謝無疑相丘水而塴音崩堆也新阡兮是爲無疑之父之墓銘春塘者又誰兮莆四如黄淵彦安甫

架閣通直劉君墓誌銘

嗚呼丙申之難岷峨悽愴衣冠屑播於江浙湖廣者夥獨閩最尠丙子之變山岳舍故輿徒奔湊於七閩又多惟莆罕見己卯春余坐文峯下有一士巾履儼如步趨翼如意其官人也揖與之言氣下語温粹德君子也詢族出則曾森諱存畊字蜀簡池後溪文節劉公之曾孫也交臂而散猶未相知且相善君時僑客寓也為莆人郡庠學正虛席金贊君氏名於博士曰願借蜀產之珍以

爲莆泮之望博士即延致之余寄食西東貧故之以君
抽裳金舘勝彦買書教子經緝生計雖不豐亦苟美且
養先夫人文氏所生楊氏如母而尚平之債俱了尚平字子
平後漢人男女婚嫁既畢乃勑斷家事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時相過存呼樽對牀嘯
咏談賞君善余余亦知君矣君靖厚淳質慎交遊遵涯
分而意外之來有如疾風甚雨不數年物之倘來皆寄
百年之身寄而又寄前孰翼之後孰顛之天公似太憒
憒遂以存吾自號然忍人所不能忍有無畧不掛口篤

鄉情者令王融守梅庵毋公前莆田尉蒴存班君二人耳歲丙申來往延平良苦至末越月冢訟復起君心勦形瘵疾於是乎作瘵音再病也余於君雖悃悃款款然亦奈君何哉少間君愀然曰吾祖與父壽俱五十八吾年相符恐止此數余對毋恐毋音無亡何亡音無君果不起倫莫大於朋友痛莫大於死生嗚呼君之世系大王父先祖即後溪先生學禁中魁人韻士也王父某秘閣監丞父某大理正母鄧氏君之官學縣蔭補銓注泰州民曹調

三衢讞掾攝龍游令遄剡爲真在有政稱人呼活佛改通直郎刑工部架閣洎長涵江書院非君志也君之歲月庚子十月二十六日生于霅川霅音狎蜀地丁酉五月十二日卒于莆田寓舍君之妃肖平舟楊公之外孫女即文氏先己卯二月卒男季源季深女適前宗正丞蒲公某之子杭前進士趙時擱之子佛孫佛家奴女珠娘外孫旂孫嗣祖續祖女聖奴先是君自度竁音串壙也於常太里芳蓮塘辰山葬其配而虛其左今二孤筮庚子六月

甲寅奉匶即窆（音砭下棺壙中也）昔有父没而不克葬後好事者改卜新宅文士多之君家弊矣源也深也（二子名）垢衣削食復君于土則爲有子矣雖然此子道之當然是則銘銘曰

時之來兮顯融時之去兮窮空日未昳兮數終宴其歸兮幽宮極必復兮變則通後人弗棄基兮庶揚乃祖乃父之清風重曰（重猶騷之亂詞結語）瞻彼墓門云誰之思彼西方之美人兮九京若何起之噫

太學録此堂葉公墓銘

嗚呼天下事有幸不幸惟士亦然士之進身先鄉貢次舍法偶中鵠則謂之幸非知得也不貫革則爲不幸非愚失也月書歲攷健者升梯或再優或三優猶黄甲郎堂下再拜釋褐去余於此堂葉公君選見之君選樵之泰寧人諱必茂妙年異羣兒侍父宦遊師東莞謝某習周禮學已酉預計偕次年補太學生乙卯魁監舉三舍積優調温陵郡博士四考循從政郎監行在草料場未

上改轉文林郎除太學録兵戈横放蒲海雲以招撫幙辟儒學提舉辟俱不就邑燬於盗公居深峇而强梗不敢犯敵門温故書（敵音度塞也）邑宰張梅溪某來即家起領學事公勉一出新廟學振文風張爲行省都事以公行蹟薦聞公已勇退淡泊無宦情矣自號此堂寡言慎行居鄉事上信友無貴賤老少一以謙和所謂泰而不驕者耄雖及而未嘗一食息廢學所謂俯焉孳孳者儒書外喜讀關老子繕生養性所謂修身以俟者其可敬也

夫公之先大將軍從輝自富沙領軍鎮歸化即令邑因家焉洎公十二世矣曾大父某監潭州南岳廟大父某通直郎父某從政郎容州判官母三華陳封州某之女所生母蕭氏配亦廬陵尉蕭某之女公之栖辟雍也孺人治家課兒一不以諉公丈夫子二長繼與南劒路延平書院山長次某孫某某孺人甲午冬先卒葬于蓋湖生於丙戌二月某日乙未十一月二十一日終于家壽八十二卜以戊申臘某日窆公三湖祖塋之右永公志

也余閒居無四方之役於公無一面之雅公之孤某不
遠寓書兒梓以銘文屬余後死者得托名於不腐焉敢
以衰涸辭廼叙公世族行義年而銘曰
天何爲哉奪有道士人生大齊百旦夜耳譬諸流水
流者止矣譬諸行客行者歸矣然而歸者未嘗歸止
者未嘗止詩書之澤流聖賢之道行不在其身則在
其子孫孫子旭日東升又旦之始嗚呼此堂死乎不
死

隱君子林君亨之墓銘

莆士大夫郡仙遊莆巖邑羅峯林氏仙遊右姓有以文藝官其族者有以耋老望其里者有以詩書世其家者余心慕之忻忻然一日過平聲詩人春山許許讀爲墅堂上畫像甚古望之鶴骨松貌川渟水止谷虛蕭然如雲水人使余已在塵壒之外曰此方山子季常與春山曰吾先君紫陽翁也像之右楷法端勁峭快贊之字即之貧賤自若王公不趨以此自處是名村夫此四句贊之詞下文故曰翁自贊也細讀乃見

翁自贊也曰此東郊仲塗與嗚呼可以想見其為人矣此一句結上二意　問先諱曰大有名亨之字以字行紫陽翁其別號也問世出曰唐侍御史藻遠祖也太中公茂宗五世祖也累贈朝散去聲大夫巨曾王父也朝奉郎添差通判江州一鶚王父也宣教郎知南康郡都昌縣渙考也問年曰三百九十有二甲子也隱六十五歲有奇　問娶曰夫人葉氏正簡公顒之曾孫女也問子姓曰男霖龍終承信郎監潮州鮀浦場為伯父後者雷龍也妻進士葉國佐

者女也世雄承信郎閩廣宣撫大使司計議死于兵者孫也問學行年曰先君年十六即棄舉子業曰三場焉能名世千里求師授六經學不肯爲章句儒老猶書眼如月暇則觴客賦詩深酌細論自解謫仙坡老妙處殆異乎弄筆生皓首不能離場屋者十四字爲一句先君女兄弟抑齋忠肅陳公領招捕使時求士可客者以上清逸處士銘中姑尚抑齋考之抑齋即亨之女兄弟之夫也忠肅公陳韡也先君甫弱冠練事若素宦器爲偉人以官聞於朝搖手止止勿破戒殆異乎豪士

俠客賁緣僥倖以發身者十五字為一句咸淳改元寵秩髙年先君以雷龍名薦書故恩錫初階命書下一御冠裳拜於庭退解褐如宅日語子孫曰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吾願畢矣殆異乎纎夫窶人晚名一官沾沾自喜者十六字為一句余曰不試進士如伊陽伯不拜聘爵如擊壤翁夫也中之矣春山又曰先君事親孝持身潔耆義樂施志節可託緩急莫年闢藏室編讀方外書人疑其為三景弟子而不知學伯陽也內景中景外景謂三景凡道通三景稱三景弟子魏

伯陽作參同契二卷借文象納甲之法寓行持進退之候將謝人封撫琴談笑端坐委蛻莊子言氣自委結如蟬蛻視家人無戀戀意人疑其爲仙臺郎而不知似東明也侯道葉晨飛松項揮手謝衆曰玉皇詔我爲仙臺郎今去矣洞天六宫公死至其中各有職文王爲東明余乃問卒葬曰卒則戊辰四月二十八日葬則其年十月二十日也邑之慈孝里西明山所葬之麓也後一星終十一月庚申更葬之年月日也葬者霖龍更葬者雷龍也楄柎窀穸如初禮楄柎也又方木也柎合葬也長埋曰窀長夜曰穸雖更葬不改宅也不改宅何有舊也春山又

涕下不能禁曰葬也者藏也子而藏其親孝斯終矣易易音異墓非古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葬之又更葬於余心有大不獲已者昔人有云葢棺事了由今言之了猶未了乾巛坤慘慘盜賊攘攘百室之邑生者或可以隱死而埋藏地下者曾不得安乎若堂若坊夫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見之若坊者矣檀弓堂坊皆壟之形荒炬野草雨夜風晨昭明焄蒿朱子曰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不與萬物共盡安知不怒號而悲鳴人間别無冤事孝子創鉅痛甚創瘡通傷也痏也禮記頭有創則沐又刀傷未

合曹參身被七十創宜於此焉變矣更葬云乎哉十餘年間天祝予天祝予吾所生父不幸大故吾兄死吾從子又死春餘展墓子立捧奠思卜所以爲後者不可食息少遝緩更葬云乎哉元祐子孫一片精白後輩不知給事胡公知之子知我者顧畀斯文光此壤樹余亦有愴於子懷不知哀之來處遂以所聞於春山者書曰有宋隱君子林君亭之墓廸功郎不書戍君志也春山即君之仲子雷龍世其學者官侵漸也貴顯矣今食于家爵以不書書

已揭銘窜上曰

吁嗟夫君友羊裘晉蔣元卿開竹逕有羊仲裘仲與爲友鼻端不齅音嗅利名鉤死生夜旦等浮休冷平聲然御風逍遥遊空餘駿骨扃巖幽寒沙捲地岠音巨齊州蒼生破碎天爲愁九京紛紛離此郵星飛枕化託留侯櫝而藏之難也收體魄既宅神棲留白鶴柱頭嗟井丘表獨立兮山之陬一酹寒泉蘋藻羞有來者那問松楸仰看河漢占斗牛時雨將降雲油油詩書之澤百世流

貢士洪德章墓誌銘

丁卯貢士洪德章諱巖虎余親友也自號吾圃里人但以字行弱冠拜鄉先生鄭獻翁爲師言吶吶然如不出口而以詞賦鳴世鄉校選塲餘子俱避三舍晚年工五七言詩日鍛月鍊妙處入神有小技存藁軒渠集余爲之序外有講藁二卷余賞識之德章大父奕孫自孝義里寧海鎮析居郡右父一之月書季孜娶占魁亞婁音呂左傳牛馬維婁有屋一間介于諸林之側林姓人衆故曰諸林湫隘囂塵

闢而新之左右丈尺不可得諸林門戸熱時以氣凌人獨於此老敬其長者曰此丁宋傑僚友迨諸郎競爽林戒兒姪曰隣家子有錚錚異日俱青雲器爾曹宜折節下之德章果拔解天廻地游林冷如灰言諸林昔日熱今日冷也洪升如日仲叔季不幸早世獨德章爲第一流授門徒累束脩買隣地治圃種花澆蔬視簞瓢猶山雎然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雎也闍闍在上簞瓢猝若亦山雎也士無科日舍學校焉之會師閶選諸縣學官人競善地德章退注興化縣教諭囑伯子

膺門戶（膺音膺當也）仍挈仲子坐萬山中朝晡盂飯燒芋咬菜課諸生外翁季唱和人或不知無慍色大德丙午代者將至衿佩歌餞亦無喜色秋丁後微得滯後疾别歸問醫及門信（平聲）宿整巾而逝九月十二日巳卯也生於巳亥十一月丁亥年六十有八性不憙（音喜）飲每好飲余飲半談星行婁語余曰某事先生之日尚長渠（豈也）料德章命止於斯前娶陳氏其母族也生男珠繼陸氏生男希文女二適林清父林員孫孫恩年甫十四德章在時

爲其配卜葬靈川里洪庄澗之原葢四世樂斯丘也二孤卜丁未某月某日奉匶窆余不待孤之請而銘其穿曰穿字見春秋秦伯謂蹇叔曰若爾之闕

後

之達縣博士不如前之榮鄉貢郎區區升斗之禄而俾壽之不將伸於彼而屈於此憒憒音聵心亂也不可曉兮彼蒼陟彼岵瞻望父兮痛哉厚夜之長左傳註窀厚穸夜厚夜長夜也稽諸卜筮終然允臧子孫孫子書種綿綿留待

墳前桂子之芳

夏宣武將軍墓誌銘

天運有別合山岳有故新從漢遊者多猛士隷秦府者俱將才而籍飛騎歌都護孰無雲起龍驤之思驤舉也若夏宣武盖以豪儁而乘明時而成榮聞者也宣武諱璟字元臣其先自淮入閩占籍于泉帳前總轄隱夫之孫閤門宣贊必勝之子宣武舊忠訓郎殿前司左翼軍統領智足應變勇足御軍功足決勝海雲消平章器愛之

河漢改色車書共道帥殷士而侯服篚玄黄而臣附是時奔走先後捷瑞安捷溫陵捷三陽宣武之力居多觀其所使知在上之德觀其所主知在下之能平章舉最太史書勲廼刻符印以償優勞宣命下初武德將軍管軍千戶再宣武將軍管軍總管三管軍上千戶散官如故若省都鎮撫福泉興化鎮守又行省累署表也宣武號存齋資厖厚性寬慈持身廉勤同士甘苦時平固圉養馬也雖憚單騎之嚴明文書省約亦樂將軍之簡易鞍

馬餘閑喜延勝彦紘壺娱笑於鄉黨姻舊敬尊巳者慈下巳者友敵巳者一無間言驥踠音宛曲脚鴻墜大德庚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感微恙終于三山治所其生之年戊申九月初六壽五十三娶曾氏繼丁氏男定保丁出以父任賜黄組昭信校尉福州新軍上千戸捧萬戸府檄鎮守興化路娶尤宣慰孫女宅姫子襯僧失明應保尚幼長女歸莊刑部子在次歸陳天賜孫男大順女一定保卜以丙午某月某日奉匶窆晉江楞伽山前期下馬

訪余泣曰孤不孝抱陟岵之痛舊嘗執經師門願丐令
辭俾光壤樹余憐其言哀諾而銘曰
嗚呼宣武奮身右科寵功之典不一猶未脫矢石之
勞嗣爵之德至渥宜爾受山河之褒不假之年者天
西風嘘送於雲蘿克濟其美者子異時積閥於節旌
嗚呼宣武死奚可憾蒐即安乎繭窠墓穴也
薛君立墓誌銘
興化吉了薛自侍御史廷覇給事中元鼎來莆前埭薛

南海令之穆又自吉了來穆生一興興生阿小小生君立諱鸞睟而孤母鄭氏携就外家教養嚴教李天隱嚚愛之余與君立居相近知相諗音忍告也髫亂音引誦數百言成童命題立就弱冠志鋭塲屋迨至元改物余捕播深密解后君立號泣旻天吾母未知存否禱之吉余酌以酒别去君立訪母果無恙孝通神明如此戸外事殷征繇趣迫勉受鈔庫使無何以母老辭母喪甫祥又科治賦君立因號鐵耕道人痛念先廬弗忍棄基撤舊起廢

堂寢雖安廳事未完里中子航海遭寇死君立曰吾舊也讐必復閒關瘴區獲寇抵罪暑歸發瘡卻醫遂不起病年四十五大德巳亥八月二十五日也君立生於某月某日佚蕩有膽畧凡事不與神謀唯决諸心皂白人物無銖兩差葬諸父以禮待親舊以誠雅不憙飲風月佳時觴客少飲而未嘗醉娶彭氏生男二長烏公次白公女學道紫澤觀孫女一烏公卜丙午臘月庚申㠋柩于常太里滄溪橋西原哭徵銘余猶記天隱酒邊語余

君立踰三十福力未可量第恐發之驟享之淺令知天隱之言信哀而予銘銘曰

婦持門户勝大丈夫兒肯堂構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異六尺孤六尺十五歲以下也周禮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韓傳曰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五為率則六尺者十五歲也隨時聽屈信之運應變無悔吝之虞嗚呼君立有子也夫瞻彼堂坊山川縈紆君立體魄其安之乎詩書苗裔其茲茲乎

故通守太學博士介山林公墓銘

故介山林公諱𦗴協字若山丙辰大對鼇峯陳公某讀公策曰得此士可魁天下參詳官以言太直沮公對人語狀元不做何恨吾母不見吾一第大可恨又八年以太學博士添差建寧府通判又四年冬不候代歸劍守迎公溪鐔飲餞賦詩直聲曾向榻前塼先帝褒加已十年不是主司迷李廌（廌爲東坡客坡知貢舉廌下第坡送之詩云過眼終迷日五色）只緣通判屬齊賢（太祖幸洛齊賢獻十事帝謂曰汝可輔我為相後有司選齊賢下第帝不悅一

榜特與京官通判守即鼇峯意猶以前事為公惜便道之福清縣館內子孺人方氏家跋涉無恙恙毒虫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又明年己巳正月感末疾卒累官承議郎年五十四孤陶纍纍返隱說輤說音脫禮說翣說軸輤載柩車蓋大夫布士葦席後渴葬甚不及時謂之渴葬過時謂之慢葬化變而嬗句出鵩賦衣冠蕩析壬午臘月丙申始堋于尊賢里秋竹原葬迫陶書來曰先生父執幸賜銘余逌播不服諾比一再泣告余先君宰木之葉再易蹇叔曰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不表玆阡陶非孝余退考公

氏族三山石井人初從游洋後占籍郡左王大父某成
忠郎王父某松門居士父贈宣教郎為儒閫家至公則
門益大公七歲失怙家窮約母贈孺人游氏督教有方
公不好弄委已從師日手抄夜暗誦少長文宿意新妙
年與計偕升辟雍拔冑解魁舍選中進士乙科青霄步
武健者登梯舉足愈高遠調郢州教授改監京局未上
尹漕繼辟幙事殷叅決無留不茹不吐居無何除工部
架閣文字國子録太學博士凡所薦皆名侍從劵内官

職如稼而獲不丐而有卻授員外司馬家食課兒時貴不知有此寄公曁遻音湊倅也會府七邑訟累政不能決公譬禍福曉理義兩造交讓治司綱五年不及補公却例卷捐已俸官吏愧服夏五水漂民民仰存活公白庾臺曰孰重廼開義廪恩貢增額郡欲扞格公護棘圍曰宜寛果得異能朔齋劉公召公被旨承乏半錢勺酒不支府帑羸數千緡終更出闗者宿遮道有百餘人殿後擁也一大旗書徹底清三字留去余每侍飲從頌語公士夫

持身如玉須無點涴音宛污也科第官爵可致欲無慙難公惟無慙故不受涴學有本原矣莆自艾軒老仙去朱晦翁客復齋陳公仰止堂吾道盡付滄洲後翁門人瓜山潘公來復齋帥里居良士禮東嚮席時西岳顧君立先君德遠號尊足魯兀者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犯患今來何及兀曰吾惟輕用吾身是以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註云尊足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潘陳二師繼殁公拜西岳西岳又殁公拜先君永矢靡它公需次先君屈公書堂月講先後未三載先君與公下世天乎

公本孝友實踐履嚴進退審義利於是八九歲時謂鄉校人人先奪即不肯入客京師時束脩奉母粗糲費外悉歸仲氏伯父圍山公當臺時公以子姪侍書策謁請一不聽内舍積優欠進士級俾報母疾公亟輟試駕湍南下入門不見母哀幾毀將徙月樂王肅云是月禫徙月樂舍期復迫公寧遲遲一詔掌固實時平湖陳公榻前特奏林某道德文章超異流俗公初不知後亦不謝拜學官時北地薄福建子無賢否例罷獨嚚賞公公不爲動丐外

補時西澗龔公强留少須一除可得美郡公以書生寧不求多對在富沙時西澗登庸同寅勸公問鈞公以一字不入帝城郤彼詭御者貫小人乘疾顛者敗覆車下視公所學所守可以少愧公白而長身安恬和易飲止桮杓偶微醺即哦杜詩坡詞上聲高下聲下倨微曲句甚曲皆中律同歌者上如抗下如隊倨中矩句中鉤六律合陽聲六同合陰聲律以竹同以銅言助陽宣氣與之同也散語平粹儷語雅則邈有清韻殊嗇厚福陶送死皇皇事生業業大者既識公志必傳陶之子闕女闕於

公為孫余追念死友猶記軼事收涕次其語銘曰

昔坐齋牕書罷杓（音標北斗前四星為魁後三星為杓）移夢汝先人對床話私士甲乙伍爾雄泉雌官止別駕見州勿爲後兩大試前言中之建古三刀（晉王濬夢懸三刀於梁又益一刀李毅曰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越俎而尸（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以占法原數盡化期介山訊予成是邪非越再星終琴鶴歸里一夕館甥老兵假寐聞萬喏聲曰迎福師視之乃公覺相驚異明日而五疾不可諱氣體流通咸陟二巫

名觭音畸漢五行志匹馬觭輪致司隷何心非醉非寐彼冥之間疑有是事聰明正直柱國閻羅玉堂給札訣語又何賢如精氣非物焄蒿不騎箕去猗麟鳳那千萬億年如水行地龍魚去矣科斗蛙子瑣尾相爾耒裔故書盈庋音鬼竟爾緒業吉祥止止重曰夢之占嚮可徵兮著之命令如神兮墨筆操牘問所以然兮於卦遇同人之乾兮

故梅西先生郭教授墓銘

梅西先生魁壘士也漢鮑宣傳魁壘之士士壯貌於夷白鄭鉞異姓兄弟於滄邊號郭廷煒同宗兄弟大德乙巳秋先生客二兄所走也周旋其間視予猶叔度也先生和余十聲韻歲晚七絕余亦有重約十年又十年之詩別半朞舊對自北來楊伯起家童名阿對舊對取此義過門語余莆新博士又我先生余呼樽喜劇時丙午歲後陬二月也月也無何先生書來它日黨堪一行去秋之約殆天啟之未一月先生凶問至人能料生渠能料死嗚呼先生昔陸子壽再調

郡文學椽末上而殁區區尋尺之禄棄如脫屣宰物者亦不與之年命與數也然子壽所以傳不朽者正不計官資之崇庳（音婢）歲月之修短我先生似之先生舊客授時以方石巖公權爲愛友余爲畏友風日佳時登臨觴詠石巖偕商確理義磋磨平粹唯余訪問氊寒燈青握手軟語四如禮學精邃顧叩兩端易與四書僕雖有述然不敢示吾四如遲六七十脫藁就正然否未晚也前於泉山繼於吳江閑居於里閈與守令佐矜佩講畫者

皆學問之大端經濟之要務長篇近體樂府散語翰墨
餘事耳晚輩以此知我先生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學
得於家傳先生之行無一不可以語人者其事母孝生
業業死皇皇其待人恕内偲偲外怡怡又余耳目所睹
記此先生所以爲先生先生諱堂字德基其世出自先
之固始來家長樂芝山曾王父某王父某以文學稱號
書廚家父存齋翁某春秋傳論盡掃塵腐登壬辰第終
合浦教授先生甫十一歲母夫人林氏力貧教督以至

戍立甲戌補國子生將積外優貢舉停矣知先生者馮公某張公某商公某趙公某陳公某潘公某賈公某最最者翰林學士雪樓程公某也或輓或推先生淡與泊遭筍焉為貧奚意奔車之上所養者大也初號梅西居士中號息齋末後號六平山人公卿大夫士但以梅西稱以是知先生之心先生以乙巳九月二十九日生令春清明詣張令尹某燕席翊日徧謁親舊歸猶課僕種葵丙夜赴玉樓召李賀夢人告曰天帝白玉樓成請君為記遂卒二月十八也

春秋六十二嗚呼先生二丈夫子長履行入書學博士選遽奪所天次鼎女子一適進士陳某先一年夭履下五月二十七丙申奉柩塴于穫嶺原先塋之側不遠伻來徵銘余日以詩哭尚忍銘乎哉然前此余銘先生之母夫人今焉敢辭收涕銘曰

嗚呼先生貞不絕俗近於時行危言遜近於知奬士成名近於仁其類有道者歟唯有道而諧乎古故盡道而令其終也固可重為斯文惜惟有子而續其世

也又可為斯文幸先生之期其子葢畀乎人之期余之期先生之子亦然遂銘先生之窾音欵空也庶人與先生之書而俱傳

太孺人林氏墓誌銘

莆郡文學掾梅西郭先生名陞之母太孺人林氏以至元癸巳五月六日卒于寓舍年七十七先庚寅冬梅西載道來南僅一蒼頭自隨明年春始迎養太孺人學如舟室如斗糲飯茹薇母子怡如設帨之旦諸生講升堂拜

太孺人簡腊澤_{膚色腊澤}勝杯杓_{闕門之會不勝杯杓}沛公鴻不類諄

諄者暇日佐婦箴_{即針字}縷課孫吾伊三端午猶酌艾_{端午}

_{節有艾酒}詰朝日加午無它恙遽為歸人_{言初三端午猶飲艾酒而次日即死}

_也梅西授代未能歸室不幸親喪未即返輤_{音青喪車蓋}貧

故之以梅西言語妙天下莆士友孰不愛之而莫助之

龜毛成氊_{坡詩云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氊}豈不難難梅西號泣語叟

曰先君存齋丞蕭山時吾母相其貧不廢禮成其廉不

失義視官禄上下節縮供賓祭餘則置苟簡之田先君

晚年懶宦未幾無禄陛甫年十有一吾母單持督從師嚴脫籓珥致東脩夜對膏火必從旁紉緝達曙不寐歲甲戌陛補國學生吾母喜曰吾今可以見乃翁九京矣天運回旋人世故新吾母慼慼唯恐吾之不顯融盖期以遠者大者不但一博士耳痛哉吾母喪矣亡矣陛若何酬母之志陛將以是年某月奉匶歸葬于先君穫嶺西之原叟知余者幸與吾母銘以寫余哀吁閨閫常德誌婦人不宜書太孺人教子如軻言太孺人能如孟母三遷之教而成其子

如孟軻之賢也有歐陽氏母家訓見瀧岡阡碑表獨不宜書歟莆距長樂倍三舍三十五里為一舍草凍樹枯丹旐淒淒梅西望國望鄉哭如何其嗚呼太孺人諱道靜存齋先生之次妃存齋精春秋學魁辛卯鄉書第壬辰進士官止廉州教授男陞也孫履鼎孫女一人銘曰

閨門恭約得温温家以善積子名聞存齋之書令故存露楸雲塚藏瑶琨相厥夫君利後昆涵暉發祥紛輪囷慶雲歌蕭索輪囷輪囷屈曲盤戾貌

壽藏自誌

唐御史黄文江滔之十二代孫仲元字善甫辛卯十月廿八日生高大父充漕貢進士曾大父必彰大父汝守修職郎父績表德遠為鄉先生晚號獨不懼翁二母俱宋監丞藻之孫沙丞克剛之女余十二喪母然已工舉子業鄉校屨（音旅）占魁亞壬子（理宗純祐十二年紀）預計偕太常（郡國歲計上最簿詣京所徵之人縣次續食與偕來也）報罷與孤山陳端然可山陳文翁中外表刻意讀潘陳二先生書雖不甚解然必窮

旨趣使自得之翁集四書爲近思本録未脱槀余日夕删補翁有詩曰深爲助我喜敢作譽兒癡（王福畤少子勸亦有文常詫韓思彦思彦戲曰君有譽兒癡）餘力自韓柳歐曾文外手抄二百四十二家汪龍溪洪景盧題於集後妄意貶剝翁語仲元曰吾兒萬一成立末節必不漏逗（音豆留也住也）及掇邵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翁又喜曰難難但勿過飲於號斯稱逮聚徒發策呂周元公問行義多大成集所不載翁代季子仲固答且謂非吾兒不能問非老父不能對烏

山一見器賞館樵川山殁烏山即方澄孫莆人守樵川余坐家不殖生產事如母繼母也起孝起敬歲輟學職俸及束脩四之三為菽水歡寄食富沙樗翁三薦達於朔齋劉公余不謁見公語林太博曰此兄當於古君子中求之歲辛未度宗咸淳七年省闈文本心以論策冥第五廷對以直言忤時宰賜同進士出身張鎮孫榜第五甲四十有一矣調監瑞安府比較務需次食貧如心貽書常齋俾就二劉祠堂一月兩講為學者師董之者後坡劉求志也癸酉捧檄考類

試歸過鐔津古崖江公留郡齋古崖先生萬項也時守劒州即古心先生萬里之弟載之濉江席未温古心先生買舟速余芝山將及期告假省親抵里門十日鄙被兵龍顛虎倒余幸茍活時甲戌臘月也乙亥德祐改元年也冬之官守相陳山泉虛經博士席相處不就屈余入幙有强民挾貴不禮稅官者有頑佃廿載不納主租者有妾首富家造麯者一見剖決泉喜得人無何泉罷以書別余君來我去彼此無福丙子春端明陸君實秀夫至自平江偶同邸一交臂再三褒

歎古雅可敬待如子姪飲食必俱入夜炙燭對酌劇談曙動共飯廼出及聞杭陷挑包辭歸既資送余又留行橐夏五趣余行都克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又改刑工部架閣改刑工部乃端宗即位改元景炎時也以通直郎陞武學諭不兼旬得五京剡處置使楊公刑侍應公祭酒許公少傅張公一實翁也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雖荷已知竊天寵然未嘗供一日職升斗不批劵歷斯時何時穀而耻也實齋拜

樞使猶命撫諭使毛公邀余同舟將有異除余力以母老辭及聞公全家投海余哭公詩人皆傳已死僕尚愛其生公忠義終古不朽而余猶為人猗古崖於余異姓兄弟有四如吟最簡古實翁於余異姓父乎題種讀詩極理致卓樂山以易解囑余敘篇端未七日而樂山亦以兵死末着渠不可料如此余當潮汐洶湧之衝嘗著檮杌集識此邦之仕於朝者與士而求仕及他州士夫仕於此邦者不敢出客丁丑屠城之變丁丑景炎二年也此集

與前後告身無存言之如夢然老身自甲戌冬混迹大化阽（音炎）死者數客芝山而免客瑞安而免客碧溪王洋而免客環泉而免可謂不幸之大幸非宰物者孰相之尺絲寸縷不留著身又孰念之家世清白石田茅屋二親歿後余不與叔季分財東西南北又不殖生産家道儆又儆矣余三十方娶斗軒先生丁南一之女（斗軒懐安尉左廂人）辛巳歲以同産弟仲會之子子材爲嗣余命屬水於五行欠水人世趍新余以四字從水處卜先君拈得淵

字北山方公為字天叟改號韻鄉水生木故子材名梓余舊旅食它州即傾囊買異書歸干戈横放盜竊兵燬雖欲讀無可借所著學記農談欠改春秋説止閲公欠續他散雜寸片亦未上藳蓋無暇披揀亦無傭書者嘗夢感麟翁遺余雙筆志欲修史而未果大槩見於夢筆記矣一生不能歌樂府詩亦不甚工嘗自以四端差欠智六極占居貧一聯爲得句暮年雪鬓書案黏音粘黐音梨黏相黏著也黐亦是黏戶外事不到耳間有聽談經者大抵如越

人之視章甫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出莊子道世交喪繕性篇云道與世交相喪也殊亦可歎孫疇祖名壽字喬年光祖名熙字昌年義又取木生火也女孫名應娘皆子材婦林氏出林癸卯秋中蚤世仰事俯育子材殊亦難難予材於乙巳臘月為余營一貉之丘於篠塘原余甚樂焉殆天作地藏吾祖留以遺余犬馬之齒行耄及矣書債未了俛焉孳孳萬一應盡便盡應盡便盡語出陶集何憂何懼昭武在軒黃公紹嘗許余文艾夜之太白殘年之卷施子

材異時當為余彙稡（音卒）遺文以成余志子材課兩兒郎讀本分書毋差塗轍得壽斯文一脉以昌我后之人此則老夫區區願望不然目不瞑於九京大德十祺（大德元成宗年號）丙午立春第三日四如老叟自誌

四如集卷四

四如集拾遺

上江古心先生書

古者士之摯雉若見於師以菜為摯曷為或以雉或以菜雉言介也菜言潔也士不介不潔不敢見然士之見於周公者十人三十人百餘人千餘人何多周公於十人三十人百餘人千餘人中僅得三士何少周之士俱自好亦游大人以成名乎公好士如不及亦為之厚薄貌乎舍三士他無人乎漢不古摯禮廢掃門者艱於一

見不嫁者禮之上賓魏勃埽曹相國門以求見蒯通見曹相國曰婦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不嫁者求婦何取曰不嫁者通曰求臣亦猶是東郭先生梁石君齊隱居不嫁願禮之相國皆以為上賓宰天下士者必有所擇唐之士摯以文貴之甚賤之甚以古文倡者先範之伏其氣餒糬言之辨其辭費芻米僕賃之急其得小不免為令之人我朝諸賢犖犖音落可外文字猶用片言摯於王公矧碌碌者疇能自異然則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何也古心先生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者也某生長東南非不知有伯淳范祖禹謂顔子不貳

過惟伯淳能之時陳瑩中不識伯淳作責沈文以自責

雲山塹隔伏謁無路令詣康廬登龍門矣然與其相羊於某丘某水先生舊所釣游之處使人意遐而清不若侍坐於書冊琴瑟之前得見宗廟百官之富崑崙在望滄海在前而猶不即猶空此生如獲一見相國矣將與四方奇士交譽盛德歟某言吶音訥辭拙音咄政不能譽縱譽之一把泰山不加益國憂如髮士低如鼠李斯少時見厠中鼠食不絜近人人數驚倉中鼠居大廡不見人犬憂嘆曰人之賢不肖如鼠矣時人之耳目在先生公論之標表在先生

世道之輕重天下之安危在先生九州四海孰不期先生之再提一筆入福蒼生也大臣身在江湖心在魏闕一處一出與陰陽相為消長亦必有道又非兒童走卒之所能知前修偉人魏野一詩獨勸子明以退明允一書獨愛富公以德某也始見安敢輕浮作此躁語將謂孫家同榜子弟當以禮拜沂公數寒門落落望雲霄閥如梯天政不敢自陳家世事分於相國也將謂文潛客於少公

文潛張耒也少公頴濵也文潛淮陰人與晁泰黃號四先生並從東坡遊張初游學

於陳學官轍愛之因從軾從軾亦闕而稱其一唱三嘆亦當與晁秦黃學士師事長公歟晁補之秦觀黃庭堅東坡長公𩕁頷視姬姜自覺形穢政不敢居叅門館下士於相國也否則以所業徹於相國歟某生為人又為丈夫固不可與空生物穢天壤間然書可成也仲塗十年一闕不遽語之門人程易傳最晚出且謂說得七分史闕修也唐鑑多有好處亟戒開封毀板新唐書經歐宋名筆猶無一毫前漢義理微密工夫浩大二事俱難草草文可工也語言妙天下者讀同列一

疏乃遂不復自為人目為夫子者作六經閣記終不可主公意詩可學也建安黃初暨晚唐幾千百家獨子美不可擬議江西宗派呂居仁以歌詩至豫章大出而學者同作共和録其名曰江西宗派以其源流皆出豫章也陳無已以下凡十四人傳衣付鉢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曰屈君十三欲傳老夫衣鉢也不如西湖處士以水影月香一聯行世苟焉引筆行墨髣髴聲嗽恐非當行家非不欲為之不敢易為也就為之如北方竫人見者齒冷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竫人列子書今之世惟古心先生傳遠之書名世之史金石之文

絃歌之詩與易詩書禮樂春秋等不知可與陳無已盡言否某願執經焉又否則見相國當談政事不談文學歟某謂六經四書言言是理言言是用一部論語（趙普）後先可事兩朝正心誠意四字（朱子）中塗可持告君彼行河之禹貢復讐之春秋傷財害民之國服爲息（國服謂生民於國所服之閑農圃類也息者保之使生息也出周禮泉府王安石謬引注疏以息爲利息而行青苗之法）惟讀錯故用錯讀書正要有用書亦正未易讀冠仕冠棄壯仕壯棄某則不敢一行試吏成公（呂氏）之官箴西山（真氏）之

政經一一可以爲訓若臨大事當於六一翁處學來今之世惟古心先生清忠粹德豐功盛烈載旂常銘鼎彝與臯伊傅呂周召並不知可與蘇子言容平生本末否某願問爲邦焉然則某之來無所摯而敢見乎曰不介不潔不敢見某於道之秋毫百未得一然某之學傳於先君子 績 先君子傳於瓜山潘 柄 復齋陳 宓 復齋瓜山親傳文公勉齋之學者也學孰大立身行已爲大時若命謀位與材會不憂不通顯欲得汗青一幅芬芳百世

則實難難故脫凡近志高明陋希世友千古居於家凛凛乎如處女之在閨處於鄉兢兢乎如懷千金之璧而行不待謁刺飾游聲人故識面者少不作一皺眉事亦不受人指點以廷對見君父第一步直透剛腸所欲言者一落千丈無戚容以一命之士皆可行志求爲步兵而歸罷冗淹速不屑意人或朝得軒裳暮馳奔車之上乃獨退然𢿱戶與孔門冠童者遊𢿱徒古切塞也人或倚一郡爲北道主人鄧晨爲常山守王郎反光武走信都晨請從光武曰從我不如以一郡爲北道主人

乃歸郡竊竊焉俎豆從事之列乃獨謝以為煩顧從子弟尋劉公父子讀書處則某之所存亦少異乎人也昔黄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而林宗重之李仲元蜀人不持一字於揚雄之門而法言書之清之不濁者其志潔林宗遊汝南往從憲累日方還曰叔度汪汪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不屈不累其行介故可重可書今有人焉氏名與二子同志行與二子同古崖既取之於驪黄牝牡之外矣古心先生天眼一盼儻歆然曰若士也為子必孝為臣必忠必不讀父書而

敗趙括必不游師門而叛必不兩來張師德必不三變商君衛鞅也商君始說孝公以帝道不聽又以王道不入終以伯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席也進而教之又幸也仰惟古心先生之心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心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心也此心流行天地並生物我同體相國之門未有一人不為道周德全之士豈但薦藉華寵其身哉某故願先生輔之翼之振德之某之挈挈而來也思拜羽儀如渴如饑五步十步盤紆樊中脩摰師門又何遲也若曰子來幾日然

後求見長者則克之罪大若曰彼亦人耳傲將何求則愈之過小恃此無恐先生儻與其介也潔也某敢不立雪以請惟先生亮之